



社會科學常識叢刊

第一種

政治之基礎

薩孟武著

新生命書局發行



# 政治之基礎知識

薩孟武著

## 第一章 國家

### (一) 國家的本質

人類都有生存的慾望，這是一種事實，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人類要維持其生存，須先獲得生存的資料。這些資料，不外乎衣食住行四種，而可總稱為經濟財。(註一)人類獲得經濟財的方法，可以分做二種：一是勞動，一是強奪，前者是由自己勞力而得的，後者則用暴力，奪取他人之物而得的。然用自己的勞力，以維持自己的生存，在倫理上，固屬理之當然，而由心理上看起來，則不能不感苦痛。由是有力量的人，遂謀壓制無力量的人，而強奪其物，從而人類在經濟方面，遂生出掠奪和被掠奪二種階級。這二種階級若任其自由鬪爭，不加阻止，則社會必由混亂而崩壞。到了崩壞的時候，掠奪階級已不能再為掠奪階級，所以掠奪階級要永久保存自己的地位，須用強制的武力，維持

社會的秩序，而壓制被掠奪階級的反抗。應這必要而產生的，便是國家。國家既然產生，掠奪階級便成了支配階級，被掠奪階級便成了被支配階級。所以國家由他的發生看起來，是武力做成的團體。（註二）由他的性質看起來，是階級支配的團體。

由這一點演繹下去，又可得到三種結論：

第一，國家必有人民。支配是人的關係，不是物的關係；就是有一部分的人民，支配他部分的人民，而後才能夠產生國家，所以國家之內，必有多數的人民。孤島上的魯濱孫，不能組織國家，這是理所必然的。但是縱有了人民，而人民之中，若沒有支配和被支配的關係，亦不能產生國家出來。

第二，國家必有領土。國家不但是階級支配的團體，同時又是地域的團體。國家在自己領土之內，一面可行使自己的支配權，同時又可排除他國支配權的行使。換句話說，凡住在領土上面的人們，不論他是本國人或外國人，都要受這個國家的支配，所以領土的範圍，便是國家的範圍。狩獵民和遊牧民，不能組織國家，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領土的觀念。

第三，國家必有強制的權力。支配是權力的行爲，這是不待論而知的。原來支配階級，組織了國家之後，常把自己的利益，以作國家的利益，他們要擁護自己的利益，所以不能不用強制的權力，以維持國家的秩序。如果社會上各個階級，都沒有權力，能夠支配其他階級，則維持國家的責任，不知在於何人，從而國家的秩序，亦必擾亂不堪。我們若看社會變更的時候，若使一面舊支配階級，已經崩壞，同時又沒有一個新階級，能夠獨攬權力，則社會一定變成無政府的狀態，就可知道此中的情形了。

這樣看來，國家同社會，是二個不同的東西。社會是甚麼？人類都有生存的慾望，人類要維持其生存，最初就不能經營孤獨生活，必須共同勞動，而有一定的相互關係。由這勞動過程所生的相互關係的全體，就構成了社會，所以社會是人類要滿足經濟上的慾望，於一定經濟的條件之下，而作共同勞動的一團人。反之，國家則爲政治的，階級支配的地域團體，並不是社會本身，也不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所變更而成的形式。屬於同一社會的人民，不一定屬於同一的國家；屬於同一國家的人民，也不一定屬於同一的社會。比方德人，英人，法人，都是屬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然又不屬於同一的國家

。瑞典是一個國家的名稱，大部分的人民，雖屬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然其中尙有小部分的拉布人(Lapper)仍屬於封建的社會，由此可知國家同社會的範圍，決不一致。

國家同社會的範圍，既然不能一致，所以國家生活，同社會生活，也不能一致。就範圍說，國家生活，不過社會生活的一部，就是國家把社會生活的一部，定爲法制，而後才變成國家生活，所以社會生活，是國家生活的基礎。國家不能創造社會生活，反而社會生活，乃能變更國家的法制。比方借錢要出利息，這是社會生活的一種形式；然在私有權制度之下，除親戚朋友之外，未有借錢而不要利息的，所以國家不必把這個關係，定爲法律，惟根據這種關係，規定元利償還的方法，以保護債權者，如果社會沒有私有權制度，則人類在社會生活之上，沒有借貸的關係，從而一切債權法，也不能產生。

(註一)建國大綱第一條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定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劃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

(註二)總理孫中山先生說：「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團體，便是國家」。(民

## (二) 國家的目的

國家既是階級支配的團體，則國家的目的，自然不是增進一般人的福利，乃是保護支配階級，而壓迫被支配階級了。自古迄今，不論君主國或共和國，他的目的，總不外七種。一是對外要抵抗敵人的侵略，而保護國家的安全，一是對內要預防罪人的擾亂，而維持社會的治安。國家要達第一目的，所以有軍隊，要達第二目的，所以有警察。但是我們若更進一步，而研究外敵何以來侵略，內賊何以會發生，便可知道完全由於經濟的不平等。換句話說：因為民族間的經濟，不平等，所以外敵方來侵略，因為民衆間的經濟，不平等，所以內賊才會發生。不然，人人都有生存的慾望，何苦自暴自棄？由此可知外敵的侵略，和內賊的發生，都是要想奪取經濟財，然大部分的經濟財，乃在支配階級的手上，所以保護國民的安全，不過保護支配階級的安全，維持社會的治安，不過防備被支配階級的反抗罷了。

國家不但保護支配階級的利益，而且壓迫被支配階級，奪取他們勞動所得的結果，以供給支配階級的享樂。比方中國周代的井田制度，就是一般庶民，共耕公田，把公田所生產的貨物，以供貴族階級的享樂。井田制度破壞之後，庶民又須稅納於國家，國家則用祿俸的形式，以維持士大夫階級的生活。不過他們掠奪的形式，由時代而不同，或為勞力，或為物品，或為金錢，或用祿俸的名義，或用地租利息的名義，所以一般人不容易看出罷了。現在國家的預算，每年約在數億元或數十億元以上，然大部分的支出，在最文明的國家，都是充為軍事費，司法費，外交費，在半文明的國家，又幾幾乎全部充為官吏的祿俸。至於大多數民衆所視為極重要的教育，衛生，則其費用，乃渺渺無幾。由此就可證明國家每用大多數人民的血汗所換得的金錢，以擁護支配者的地位，或維持支配者的生存了。

那末，國家不是沒有價值麼？何以一般民衆，又復擁護他呢？這是有二種理由——學說上的理由和實際上的理由。就學說上的理由說，掠奪階級組織了國家之後，常把他們自己的目的，變做國家的目的，他們自己的利益，變做國家的利益。一般御用學者，



遂附和其說，以爲：國家有獨立的人格，超越一切，寢假一般民衆，亦深信而不疑。就實際上的理由說，現在國際上，尙沒有完全組織；兩個民族，往往互相脅嚇，有時且引起戰爭，一般民衆恐怕他民族的侵略，所以不能不把國家做一種城壁，因此遂生了愛國的心理。并且支配階級的利益，同一般人的福利，雖然不能一致，但有時也可以一致。比方沒有鐵路，則資本主義不容易發達，但敷設了鐵路之後，一般人都有行路的便利；又如國民不健康，則國家不能組織精銳的軍隊，由是遂有種種衛生的設備，而一般人亦得到利益。這樣看來，任何支配階級，都是把自己的利益，做第一標準，不過要增進自己的利益，有時乃兼顧到一般人的福利罷了。國家是武力做成的團體，是階級支配的團體，而能維持至今，就是因爲這個緣故。

### (三) 國家的發展

國家是階級支配的團體，所以階級變更的時候，國家的形式，也必隨之而變更。原來人類是社會的動物，在原始時代，人類爲抵抗自然界的壓迫，最初就經營團體生活，

而以狩獵或遊牧，爲維持生存的主要手段。不過當時人類的生產力，非常幼稚，一人勞動所得的結果，只能維持一人的生存，所以掠奪關係，無從成立；而且狩獵民和遊牧民，乃逐水草而居，沒有長期固定的住所，所以領土權的觀念，也不能發生。在這種形勢之下，人類當然不需要國家。及入農業時代，一方面因爲人類需要長期的定住，而發生領土權的觀念，同時又因爲人類的生產力，漸次進步，一人勞動所得的結果，可以維持數人的生存，而有階級成立的條件，自是以後，人類遂感覺有組織國家的必要。

自原始農業時代，一直到了現在，階級的變更，乃隨着經濟組織的變更，分做三個時期，第一期是奴隸經濟，這個時代的階級，是自由民和奴隸的對立；第二期是農奴經濟，這個時代的階級，是貴族和農奴的對立；第三期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這個時代的階級，是資本家和勞動者的對立。國家的性質，亦隨着階級的變更，而變更。

奴隸經濟，是全部的生產物，都歸屬於主人——自由民，不過奴隸的生存，則由主人設法維持，這個制度，乃行於人口稀少，沃地有餘的時代。因爲地上既有無主的沃地，任何一人，都可自由耕種，則除了愚蠢之外，尙有何人，願意代人勞動，所以須用武

力，以實行奴隸制度，斷絕勞工使用土地之權，而後主人——自由民，才能夠掠奪奴隸所得的結果。有了這種關係，所以當時的國家，乃赤裸裸地帶有武力的性質，而可以叫做武力國家。

然人口是增加不已，而土地的生產力，又有遞減法則，所以最後不能不採用更有效率的勞動方法，以代奴隸制度。這個方法便是農奴制度。詳細說：農奴由領主——貴族，領受些許土地，每禮拜中，用數天的勞力，耕種其地，收其生產物為己有；其他殘日，則代領主——貴族耕種。原來在奴隸經濟時代，奴隸的工作，完全是自己犧牲，現在除犧牲之外，尚兼顧到利己心，所以生產力比較奴隸制度，可以增進起來；不過地上尚有無主的瘠地，這些瘠地，雖然須投下資本，才可以耕種，但其為額不多，勞工若肯貯蓄，亦可經營其地，而作獨立的生活，所以當用半奴隸式的農奴制度，束縛其人，使他們沒有貯蓄的可能，而後才能夠掠奪他們所作的結果。但是社會的經濟，既然以農業為基礎，而農業經濟，又帶有地域經濟的性質，每個地域，每各有各的法制，各有各的習慣，各有各的貨幣，各有各的權度，而且各設關稅的障壁，以隔離別的領域，所以在名義上

，雖是單一的國家，而實際上則分割為無數小國家。這個集合無數小國家而成的國家，便是封建國家。

但是人口的蕃殖，是沒有限制的，到了最後，一切土地，不論肥的瘠的，盡為人類所占據，由是經濟組織，遂不能不根本變更。何以呢？從前因為有很多的「自由土地」，任何一人，都有選擇土地的權利，所以有力量的人，不能不用強制力，禁止無力量的人，使用土地；現在則土地全部，已經有了所有主，此後要想獲得土地，須出巨額的代價，則沒有代價的勞工，除了賣其勞動力之外，尙有何法，可以支持自己的生存？於是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便不能不歸崩壞，而見工資勞動者制度的成立。工資勞動者制度，是勞動者不隸屬於特定的人，而有居住移轉的自由，和職業選擇的自由，所以又叫做「自由勞工。」但是這「自由」二字，不過名義上的自由，其實仍束縛於工資制度之下，而有「工資奴隸」的綽號。

工資勞動者制度，既然發生，遂由商工業的發達，而現出資本主義的社會。原來資本主義的生產，是大量的生產，一工廠內所生產的貨物，不單在一地域內發銷，乃運到

全國發銷，所以由通商上的必要，不能不要求各地的法制，習慣，貨幣，權度，以及語言的統一；并設定單一的關稅境界，藉以開拓資本主義的市場，由是封建國家，遂見崩壞，而成立了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

民族國家成立了之後，經濟的生產力，仍是發展不已，最後遂現出資本集積和集中（Concentr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of capital）的現象，一面中產階級盡降為無產階級，而增加勞動者的人數，同時，國內的市場，又已開拓殆盡，而減少資本家的利潤；由是遂發生了市場的恐慌和工人的失業。資本家要解決這個問題，乃侵略弱小民族的國土，以作銷貨投資和移民的尾閘，因而民族國家又復發展而變成帝國主義。國家到了這個時候，已達極盛時代，然崩壞的氣運，亦正在醞釀中了。

資本家要解決資本主義的矛盾，不能不向外侵略，而變成帝國主義。但是資本主義，好像傳染病一樣，一旦開始與外圍交通，頃刻之間，亦令外圍化為資本主義，所以資本主義行之既久，則資本主義的領域，天天擴大，資本主義的外圍，天天縮小，終則全世界無不化為資本主義。到了這個時候，一面帝國主義者因為沒有銷貨投資的場所，而

致工廠停工，商店破產，工人失業，社會上發生紛糾和動搖，多數民衆，都感覺社會革命的必要；同時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受了資本主義的洗禮，亦發生了民族意識，故欲實行民族革命，以顛覆帝國主義者的支配。由是帝國主義，遂在內外夾攻之中，歸於崩壞。

到了這個時候，不但國內沒有榨取和被榨取的階級，而且國際也沒有榨取和被榨取的民族，換句話說，就是一切階級的區別都不存在。國家是階級支配的團體，社會上既然沒有階級，那末，國家自然也歸消滅，而現出大同的社會了。

## 第二章 政制

### (一) 有產階級操縱政權的形態

觀察現實的政制，須先觀察現實的社會，因為政治不過社會勢力的一種表現，離開社會的勢力關係，只就憲法上的條文，說明政制的狀況，是絕對不可能的。

現在社會的勢力關係，是甚麼呢？在機器未發明以前，一切貨物，都是用手工生產，這個時代，工人須有一定的技能，而生產力亦有一定的制限。但自機器發明了之後，形勢乃復一變，因為機器的運用，很簡單，而其生產力，又大過人工數百倍。機器的生產力，既然駕乎人工數百倍，則機器生產壓倒手工生產，是勢所必然的。不過機器的價錢很貴，不是窮人所能購買，由是有貨幣的人，因為有了機器，遂可壓倒無貨幣的人的手工業，而奪取其地位。終則手工業者，盡淪落為無產階級，而歸於勞動預備軍之中。原來機器生產，不但物美而價廉，不是手工業所能比擬，而且資本家購買原料品的時候

，比較手工業者，也站在有利的地位，所以手工生產與機器生產競爭，無不由敗亡而滅亡。（註一）但是機器生產，不但可以打敗手工生產，就是在同一機器生產者之中，也可由資本的大小，而呈出大魚吞小魚的現象。因為現在生產界，完全在於無政府狀態之下，彼此互相競爭，沒有統制。他們要賺錢，不能不擴張市場；他們要擴張市場，不能不時時改良生產；他們要時時改良生產，不能不時時採用新機器，而擴張生產規模。然擴張生產規模，不是小資本家所能夠辦得到的，就是能夠辦得到，然擴張了數次之後，大小兩資本的差額，也一定天天增大起來。這好像運轉大小兩雪球於積雪之中，兩雪球經過一次運轉之後，雖然他們的容積，都可增加，但大雪球所增加的容積，一定不同小雪球一樣。所以競爭好幾次之後，大資本家往往壓倒小資本家，使其運命，亦同手工業者一樣，淪落於無產階級之中。到了最後，世上只留有少數人的資本家和無數的勞動者，（註二）

資本家既然握了經濟上的全權，不久，他們的勢力，又影響到政治之上。不過當他們的勢力，方才萌芽的時候，社會仍是貴族階級的社會，他們要打倒貴族階級的支配



又感覺自己的力量不夠，他們要放任貴族階級的操縱政權，又恐怕不利於自己的營業，乃要求設立議會，把自己的黨派，送到下院，以參與國家的行政。然而行政須有資金，所「預算，就是籌畫資金的法案，有產階級，有了表決預算的權能則，自己雖不支配政治，亦可舉支配之實，故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預算都視為一種法律而當經下院承認。

但是有產階級的勢力，若只局限於下院之內，換句話說：若只有立法的權能，則行政權與立法權，發生衝突的時候，立法權未必不為行政權所打倒，所以有產階級，又更進一步，出而主張內閣制。甚麼叫做內閣制，就是在政府之中，設立了內閣，以作行政的中樞，而內閣的運命，則完全看着議會尤其是下院的信任的有無。凡人在下院內，若能得到大多數議員的信任，就可出來組織內閣，否則就當掛冠下野，讓別人上臺。這個時候，政府不過內閣的工具，內閣不過下院的工具，所以有產階級，可由下院，以操縱政府的行政。（註三）

這種考察，不是沒有根據的空想，乃是由事實而得的結論。原來議會制度，是開始於英國，最初上院代表貴族，下院代表市民，然當時有產階級的勢力，尚不甚大，所

以議會僅擔任立法的職務，至於政府如何組織，則未嘗顧到。到了十九世紀的初葉，有產階級，漸次增大其勢力，乃出來要求設立內閣制，終而有代表地主階級的保守黨，和代表工商階級的自由黨，交替組織內閣。孟德斯鳩看不出政治組織和社會勢力的關係，尙極力主張三權分立的制度，而美國制憲的元老，又爲孟德斯鳩所蒙蔽，真是可笑極了。

但是孟德斯鳩所以主張三權分立，也有其自己的特殊背景。三權分立，（註四）是把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開，使其互相牽制，互相調節，所以必須社會上有三種勢力，就是議會代表市民，政府代表貴族，而法庭，則由君主任命，站在二者之間，用公平的態度，裁判誰是誰非。當孟德斯鳩提唱三權分立的時候，法國的政權，尙在貴族階級的手上，而且孟德斯鳩本身，又是出身於貴族，則孟德斯鳩考察英國政制，竟然無視英國的內閣制，而主張三權分立制，乃是事之當然了。

這樣看來，三權分立制，是貴族與有產階級共和的形態，內閣制是有產階級獨裁的形態，離開這個關係，而欲判斷政制的是非善惡，一定不能得到事實的真相。

有產階級雖然獨攬政權，但是有產階級本身是有一定職務的，現在產業界的複雜和繁忙，絕對不是昔日可比。有產階級既然忙於產業，自然沒有時間，兼顧到政治。所以他們又雇用了無數的官僚，處理政治上的雜務，并用金錢的力量，以操縱政黨，由政黨操縱議會，由議會操縱政府，我們若看各國政黨，都有財閥做背景，就可知道了。有產階級雇用官僚，以處理政務，官僚則假藉有產階級的力量，以作威作福，所以有產階級和官僚，是彼此互相利用的。有產階級是統而不治，官僚是治而不統，有產者政治的特色，和官僚政治的特色，全在於此。

(註一)總理說：「在沒有機器以前，一國最勤勞的人，最多不過是做兩三個人的工夫，斷不能做得十個人以上的工夫。照此推論起來，一個人的生產力，就本領最大，體魄最強，和最勤勞的人說；也不過大過普通人十倍。平常人的生產力，都是相等的，沒有甚麼大差別。至於用機器來做工的生產力，和用人做工的生產力，兩相比較，便很不相同。用人來做工，就是極有能幹，而兼勤勞的人，祇可以駕乎平常人的十倍。但是用機器來做工，就是用一個很懶惰和很尋常的人，去管理，他的生產力，也可以駕乎一個人力的幾百倍，或者是千倍。……所以機器發明了之後，世界的生產力，便生出一個大變動。這個大變動，就是機器占了人工。有機器的人，便把無機器的人的錢，都賺去了。……所以從機器發明了之後，便有

許多人一時失業，沒有工做，沒有飯吃」。(民生主義第一講)。

又說：「機器之生產力，既較人工之生產力為大，則用機器以生產者，亦較用人工以生產者為多，於是工人多失其業。即機器生產所需之人工，又僅寥寥無幾，而人工之擁擠求業者，鱗次櫛比，不特所得之工資，與所造之物產，不能成正比比例，而股股求雇，不惜自貶其工價。其失業者，固淪落而受天演之淘汰，即有業者，亦以工價之賤，幾幾不能生存於社會矣」。(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方法)

(註二)總理說：「大資本家還能吞併小資本家，好像大魚吃小魚一樣。弄到結果，社會上只有大資本家和勞動者兩種人。換句話說：就是工商業極發達之後，祇有大富人和窮人兩種。到那個時候，窮人因為生活的關係，更不得不去做富人的牛馬奴隸，如果不去做他們的牛馬奴隸，便沒有飯吃，便不能夠生活。所以富人的勢力，便非常的強大，窮人的勞動，便非常的痛苦。這就是富人壓制窮人的暴虐情形。從前的皇帝貴族壓制百姓，他們有時還負些責任；這種大資本家壓制小百姓，他們是毫不負責任的呀！」(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註三)總理說：「現在各國表面上的政權，雖由政府作主，但是實在由資本家從中把持」。

(註四)三權分立制(又稱為總統制)和內閣制，是資本主義國所採用的最普通的政制，所以現在再把牠們兩者的區別簡單說明一下。

甚麼叫做總統制？總統制是行政院的最高機關(總統)，自己負起責任，担当國政，儼然同議院成了一個

敵體，不受議會的掣肘。換句話說：行政立法兩部，完全獨立，界限很嚴，由各權力的調制和平均，以達國家的目的。甚麼叫做內閣制？內閣制是總統超然站在政務之外，不負責任，其下設有內閣，代他管理政務，內閣的運命，完全看着議會信任的有無，總統不能任意免職。換句話說：行政立法兩部，合為一體，政府附屬於議會，議會左右於人民，由人民的意思，以達國家的目的。由這原則出發，遂生出下列結果。

(一)由政府和議會的關係看起來，在總統制的國家，立法行政二權，各保獨立，所以一面政府沒有提案權，又沒有討論參加權，他面議會沒有質問權，又沒有不信任決議權。在內閣制的國家，立法行政，連為一體，所以一面政府有提案權，又有討論參加權，他面議會有質問權，又有不信任決議權。

(二)由總統和內閣的關係看起來，在總統制的國家，總統自己負責，担当政務，其下只有閣員，沒有內閣，一切行為，沒有閣員副署的必要。在內閣制的國家，總統不負責任，惟謀一切權力的調和，所以下，設有責任內閣，一切行為，不是內閣副署，不生效力。

(三)由內閣同議會的關係看起來，在總統制的國家，閣員惟對總統負責，不受議會的指揮和監督，閣員的任命，也只看總統有沒有信任，不必計及議會信任的有無，所以閣員不能出席議會，參加討論，也不能兼做議員。在內閣制的國家，閣員在形式上，雖由總統任命，其實儼然獨立，自以政治上的實際責任者，對於議會，負完全的責任；並且組織內閣的人們，只要他能夠得到議會大多數的信任，總統絕對不

能任意免職，所以閣員常兼做議員，又常出席議會，參加討論。

(四)由總統同議會的關係看起來，在總統制的國家，行政立法，各保獨立，所以議會雖然制定了法律，總統尚有拒絕的權限，使議會不至專橫起來。在內閣制的國家，內閣附屬於議會，由議會信任的有無，而定自己的運命，所以總統有解散的權限，使議會組織，能從民意而改造。

## (二)民主政治的虛偽

現在政治，又以民主政治相標榜，就是政權在於大眾，由大眾的公決，而定施政的方針。但是我們若讀了上文所言，便可知道事實與理想，大不相同，民主政治，乃是少數特權階級的政治，換句話說，乃是金權政治。

民主政治，發祥於英國，而其起源，則由於市民與貴族的鬥爭。然一面市民沒有剷除貴族的力量，同時貴族也沒有壓倒市民的力量，兩相抗拒，兩都不能得到澈底的勝利，由是遂謀妥協，而有兩院的設立，上院代表貴族，下院代表市民，所以民主政治，完全是妥協的政治。詳細說，因為社會上有兩種階級，他們勢力，不相上下，不能不謀協

妥，由是遂產出民主政治，如果市民能夠剷除貴族，或貴族能夠壓倒市民，則這妥協式的民主政治，一定不會發生。然社會是進化不已，階級是變更不已，市民階級，既然強迫貴族，共同享受政治上的權利，不久便由財產權的作用，打破貴族階級，實行制限選舉，壟斷立法機關，而制定有利於自己階級的法律。由是國家政權，遂為有產階級所操縱，一切活動，亦以擁護有產階級為目的（註一）我們若看近代文明國的行政，便可知。民事刑事的司法，以及所謂內務行政，都是盡力於保護有產階級的權利，而國庫的收入，也是充為軍備，司法，外交的費用。這些費用，都是用以維持有產階級的地位。到了後來，無產階級雖然有了覺悟，組織政黨，而欲分潤政權，但其所分潤的政權，不過微乎其微，絕對不同有產階級一樣。

理想是要求多數政治的實現，而實際則完全變成少數特權階級的政治，這是有如何原因呢？原來現在世界，是金錢的世界，一切活動，都以金錢為前提，有金錢的，固然有活動的自由，沒有金錢的，則處處都受拘束。現代政治，在別一方面，又可以叫做選舉政治，就是民意的歸依，完全在選舉的時候，表現出來。然按之實際，則選舉政治，

完全是金權政治的一種表現。何以呢？我們雖然不說有錢的人，可以買收，可以運動，若單就選舉的性質來說，也可知道：選舉的結果，完全是有錢的人得了勝利。因為公平的選舉，是要選出有能力的人和有知識的人；然能力和知識，不是天生出來的；要想獲得知能，須有獲得知能的條件。這個條件，便是財產，便是金錢。沒有金錢的人，要想獲得知能，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沒有知能的人，要想當選，也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所以在私有權尚未撤廢以前，選舉愈公平，將愈不利於無產階級。這樣看來，財產——金錢這個東西，乃是由民衆中選出支配者的太上皇。所以金錢的有無，不但在經濟上，有意義，而且在政治上，也有意義。

人類不是政治的動物，乃是衣食住行的動物，換句話說，就是經濟的動物，若使某人在經濟上是個失敗者，則他在政治上，一定沒有發言權，所以政治上的平等，須以經濟上的平等做前提。經濟上不能平等，政治上的平等，不過一種空話。現在各國憲法，雖然都根據民主主義的理想，規定了許多人民的權利，然其權利，完全是紙上的空文。我現在再把這點，詳細說明一下，以明民主政治的虛偽。



### 第一，身體和生命的自由

大多數的勞動階級，都是束縛於工資制度之下，而有「工資奴隸」的綽號，身體何能自由？并且工廠生產是機器生產，機器生產極其危險，萬一不慎，即被軋死，現在國家對於勞動者的生命，尙沒有充分的保障，則生命那裏會自由？

### 第二，營業和勞動的自由

營業須有資本，沒有資本的勞動階級，自然沒有營業的自由。現在勞動者雖然有選擇雇主的自由，然工人非富於資者，其衣食全恃乎每日之工值，不得不去做富人的牛馬奴隸，如果不去做他們的牛馬奴隸，便沒有飯吃，便不能夠生活，所以他們只有選擇這一類勞動或那一類勞動的自由，而沒有不勞動的自由。

### 第三，言論出版的自由

現在各國，差不多都有治安警察法，監視勞動者的言論。勞動者的言論，若肯承認資本主義的社會，固然有完全自由權，否則拘禁的刑罰，馬上加到身上。此外則一切印刷所，盡給資本家所獨占，而印刷費又甚昂貴，沒有金錢的勞動者，何能利用這個機關，以實現印刷的自由？何況印刷物，又有種種檢查呢！

### 第四，集會結社的自由

集會須有餘暇，而且須有場所，勞動者沒有餘閑，又沒

有場所，自然他們的集會，不能夠自由。現在勞動者雖然有工會或政黨的組織，但其組織，須受支配階級所認定的原則的束縛，否則馬上即被解散，那裏還有自由？

第五，參政的自由。在現在民主政治之下，參政的機會，完全在選舉一瞬間，然各國對於選舉，又有種種規定。最初則實行制限選舉，惟直接納稅者，才有選舉的權利。現在雖然有些國家，已經實行普通選舉，但選舉權中，仍以「有一定住所」，為一個資格。勞動者因為生活的關係，往往遷移不定，何能於一定期間之內，有一定的住所？所以這個規定，每可剝奪勞動者的參政權。

要之，民主政治，完全是金權政治，就是在經濟上有特權的人，才能享到政治上的權利，至於一般民衆，則絲毫不得民主政治的利益。這不但是民主政治之自然的結果，而且是有產階級之意識的行爲。因為社會上既然以財產為標準，分做二個階級，大部分的無產階級，雖然受了現存制度的壓迫，而小部分的有產階級，則反因之而受益，這些受到利益的階級，自然恐怕無產階級出來改造，所以拚命設法，使無產階級，不能得到政權，以便永久維持自己的地位。萬一無產階級，利用憲法上的民主主義，要求實現自

己的權利，則他們有產階級，一定不客氣地，用戒嚴命令，取消憲法上的權利，使其變成空文。這種現象，確實是現在民主政治的特色。

(註一)總理說：「……不料到了工商業發達之後，便生出大資本家來，他們用金錢勢力，操縱全國政權，遇事

都是居於優勝地位。試看那一國的法律政治制度，不是爲資本家而設的」。(三民主義爲造成新世界之工

具)

### (三)金權政治的危機

人類都有生存的慾望，維持人類的生存的基本條件，固然是衣食住行的經濟財。但政治的組織，又可影響到經濟財的分配，而增加其不平等。現在支配階級既然利用政治上的力量，以維持他們自己的經濟的地位，則被支配階級，不是把舊政治推翻，絕對不能利用政治上的力量，以改造自己的經濟的生活。由是在政治上，遂發生了無數紛糾和爭端，(註二)最後金權政治遂被壓迫民衆打破，而現出真正的民權政治。這種過程，不單是人力所造成，而且是金權政治應有的命運。換句話說：金權政治，行到一定時期

後，必然的陷入危機。

第一，義務教育的施行 資本主義的生產，是以賺錢為目的，資本家要想賺錢，一面當提高生產率，同時更當提高消費率。生產率的提高，固然要以文化的增進為前提，至於消費率的提高，也要依靠於文化。因為一般民衆的文化不提高，則他的慾望不複雜，他的慾望不複雜，則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品，一定不需要。資本主義的生產品，既然沒有人需要，則資本家雖然製造商品，也沒有賺錢的可能。所以有產階級常利用種種方法，去提高一般民衆的文化，而增加其慾望。應此要求而產生的，就是義務教育。我們若看義務教育，最初乃實行於資本主義很發達的國家，便可知其本來目的了。一般民衆，受了義務教育之後，文化漸漸提高，慾望漸漸增加，而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品，也漸漸需要起來。然慾望與知識，乃有并行的關係，慾望既然增加，知識也必隨之而進步，由是階級感情，漸次明瞭，終而有工會和政黨的組織，變成資本家的強敵了。

第二，普通選舉的施行 一般民衆的知識既然進步，他們第一步的要求，就是實行普通選舉。普通選舉，是一切國民，達至法定年齡時，都有選舉的權利。有了這種權

利，勞動階級在政治上，遂有活動的機會。原來民主政權，是多數公決的政治，換句話說，一切政治施設，都由議員數名提出，經議員多數通過，才得舉行。無產階級在社會上，是占絕對多數。所以一旦施行普通選舉，則他們在議會內，一定能夠得到絕對多數的議席，用多數公決的力量，制定有利於自己階級的法律。這樣一來，勞動階級在政治上，遂有了相當的勢力，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英國的勞動黨，便是一個例。

第三，徵兵制度的施行。資本主義的生產，是以賺錢為目的，然資本主義發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們國內的消費力，往往不能與國內的生產力相適應，而當向外發展，變成帝國主義的侵略。由是各種民族愈有接觸的機會，而國家間的紛糾，亦愈增加起來。有產階級要維持自己的權利，不能不極力擴張軍備，於是遂有徵兵制度的施行，而無數的無產階級，都編入軍隊之中，變成國家的干城了。這就是把保護有產階級的干戈，下託於反對有產階級的羣衆。危險的事，孰此為甚？若據我們經驗所示，大凡有武器的人們，每可貫徹自己的主張，而實現自己的權利，所以徵兵制度，雖然是有產者維持自己地位的武器，然不久亦必變成破壞有產者權利的武器。換句話說：金權政治的破壞

，可由徵兵制度，得了最後的保障。

義務教育是破壞金權政治的第一鐵槌，普通選舉是第二鐵槌，徵兵制度是第三鐵槌。金權政治在這三個鐵槌夾攻之下，何能不歸於崩壞？（註二）不過社會是以經濟為基礎而成立的，政治生活不過社會生活的一部，所以經濟組織若不變更，金權政治絕對不會根本消滅。詳細說：資本主義的經濟，若尚存在，縱使一般民衆，用革命的手段，去顛覆政治上的支配者，然金權政治，亦必不能廢止，不過以前的被支配者，變為支配者，以前的支配者，變為被支配者罷了。所以被支配階級得到政權之後，必須利用政治上的力量，以改造經濟組織，不然，革命是沒有意義的，而且不久便會發生第二次革命出來。（註三）

這樣看來，政治問題，是同經濟問題，有很大的關係，再切實的說：政治問題完全依屬於經濟問題，所以我們雖然可以離開政治，而言經濟，絕對不許離開經濟而說政治。要之，人民不是政治的動物，而是生存的動物——經濟的動物。人民致力於政治運動，不過要把政治上的力量，來改造自己的生存。如果政治制度，不能夠改造人類的生存

，而反壓迫人類的生存，則必招民衆的反對，終歸崩壞。

(註一)總理說：「……所以世界到了現在，經濟革命的潮流，便一天高過一天，這就是平民和勞動者對於富豪及資本家的反動。報紙上所載的同盟罷工，破壞工廠，焚燒公司種種新聞，都是窮人反對資本家的舉動，弄到全國總是不安。他們所受這不安的煩惱，實在不是別的事情，純是由於民生問題，沒有解決的緣故，所以才生出貧富的衝突，釀成經濟革命」。(三民主義爲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註二)總理說：「……蓋資本家之專制，與政府之專制，一也。政府有推翻之日，資本家亦有推翻之日」。(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方法)

(註三)總理說：「就世界各國的社會情形說，現在國內最有秩序的莫過於英國美國。說到英國美國的政治，雖然是很完善，但是他們國內，還有許多人，常常鼓動社會革命。這是爲甚麼原故呢？就是由於民生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這個問題，一日不解決，社會革命一日免不了的」。(三民主義)又說：「本總統觀察世界的大勢，默想本國的情形，以爲實行民族革命，民權革命，必須兼顧民生主義，才可以免將來的經濟革命」。(三民主義爲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又說：「革命要用徹底的方法，才可永久享幸福，如果不然，破壞的事業，是永無窮期的。……如果達到了民有民治的目的，不管民享的問題，二三十年後，必定再有一種痛苦發生」。(全上)

#### (四) 被搾取民衆的獨裁

金權政治破壞了之後，一般被搾取階級的政制，是採如何形態呀？我們與其根據學理，描寫種種理想，不如敘述中俄二國的政制，尤易明白。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是主張以黨治國的。但是總理所主張的以黨治國，并不是英美式的多數黨政治，乃是俄國式的一黨獨裁，所以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總理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詞中說道：「……故中國還不能像英國美國，以黨治國，」又說道：「現尙有事，可爲我們模範，即俄國完全以黨治國，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籌」。總理既然反對英美式的黨治，而稱許俄國式的黨治，那末，總理的以黨治國，自然是國民黨的獨裁了。在這獨裁政治之下，一般民衆，沒有政權，至於國民政府，則由黨部選出。就是由下級黨部選舉代表，組織全國代表大會；全國代表大會，更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再選任國民政府的委員和各部長，所以國民政府的基礎，不是置在民衆之上，乃是置在黨員之上。此外建國大綱第八條又



說：「在訓政時期……而其人民……誓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成爲一完全自治之縣。」所以某地的人民，若不誓行革命之主義（三民主義），將不得成爲完全自治之縣。換句話說：人民參政權的有無，不但要看他們的能力如何，而且要看他們是不是三民主義的信徒。由這個前提，推論下去，政治自然會變成三民主義者的獨裁了。

俄國的政制，是採蘇維埃組織。就是都市的工人（以工廠爲單位），和鄉村的農民，先選舉代表，組織都市蘇維埃和農村蘇維埃。憲法第五十七條；農村蘇維埃更選舉代表，組織郡蘇維埃（第五十三條第四項）；郡蘇維埃更選舉代表，組織縣蘇維埃（第五十三條第三項）；縣蘇維埃同都市蘇維埃，又選舉代表，組織府蘇維埃（第五十三條第二項）；府蘇維埃同都市蘇維埃，更選舉代表，組織省蘇維埃（第五十三條第一項）；……以上四種蘇維埃，各選出執行委員會，——省蘇維埃同都市蘇維埃更選舉代表，組織全俄蘇維埃大會（第五十三條）。俄國的最高權力，屬於全俄蘇維埃大會（第二十四條）。全俄蘇維埃大會，選舉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以作立法行政及管理的最高機關（第二十八

條，第三十一條）。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更任命全俄人民委員會——下設十八部——統轄行政上的種種事務（第五十三條，第四十三條）。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於全俄蘇維埃大會，負責（第二十九條）。全俄人民委員會，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全俄蘇維埃大會，負責（第四十六條）。全俄蘇維埃大會，和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有任免全俄人民委員會之一員或全體人員的權限（第四十九條第十五項）。但選舉人無論何時，都可罷免代議士，舉行新選舉（第七十八條）。這樣看來，俄國政治組織的基礎，乃置在農工階級尤其是工人階級上面。換句話說：各國或施行普通選舉，或施行以財產爲標準的制限選舉；反之，俄國的選舉權，則惟局限於農工階級，凡是資本家，地主，牧師，皇族，以及帝政時代的官吏，都沒有選舉權（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五條），所以他的結果，遂形成了農工階級的獨裁。（註一）

在榨取階級操縱政權的時代，一般被榨取階級，要求民主制度，現在乃反對民主，而施行獨裁，這是有如何原因呢？原來一切制度，常受時間和空間的制限，沒有絕對的價值，所以被榨取階級的運動的目的，亦須隨着時代的變更，而變更。過去是革命的準

備，現在是革命的實行。準備革命的時候，被搾取階級誠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但是被搾取階級沒有力量，打倒搾取階級，所以他們的要求，不能不採取民主主義的形式，就是不但要求自己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的自由，而且要求一般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反之，在革命實行的時候，如果再給與搾取階級，以一切自由，則無異奪取了敵人的武器，而再供給敵人以武器，使其再開始鬥爭的行爲了。

原來革命是不得已的行爲，是最苦痛的事，我們應該短縮革命的苦痛，使新社會能夠順自然的路程，而發展。被搾取民衆雖然奪取了政權，但政權的奪取，不過革命的發端。搾取階級的勢力，是根深蒂固，埋在社會內部，不是一擊就可打倒的。他們雖然一時崩壞，終想死灰復燃，如果任他們繼續參與政治，任他們活動自由，他們就有機會可乘，出而破壞革命，所以一切反革命的人，都不應授以政治的權利。（註二）等到革命的勢力，肅清以後，不但國內沒有反革命的人，而且沒有階級的區別，這個時候，自然一切人都有政權。由這一點看來，被搾取民衆的獨裁，不過一時的現象，終久必至

消滅。

現在資本主義，是世界資本主義。這個世界資本主義，雖然不是有組織的統一體，但帝國主義者對於被搾取民衆的革命運動，則常聯合戰線，極力壓迫。他們所組織的國際聯盟，好像一八一五年的神聖同盟，壓迫有產階級的民主運動一樣，而壓迫被搾取民衆的革命運動。如果沒有帝國主義者的協助，則失去政權的搾取階級，絕對沒有復興的希望，從而被搾取民衆，也沒有獨裁的必要。但事實上則帝國主義者每用種種政策，援助失去政權的搾取階級，而增大其反抗，中國革命的經驗，便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在這種形勢之下，被搾取民衆，自然更有獨裁的必要，使搾取階級不至以帝國主義者爲靠山，帝國主義者不至以搾取階級爲先鋒，兩相勾結，而作反革命的運動了。

(註一)總理說：「近來俄國新發生一種政體，這種政體，不是代議政體，是人民獨裁的政體。這種人民獨裁的政體，究竟是怎麼樣呢？我們得到的材料很少，不能判斷其究竟。惟想這種人民獨裁的政體，當然比較代議政體，改良得多」。(民權主義第四講)

(註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蓋民國之民權，惟民國之國民，乃得享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

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効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爲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

## 第三章 階級

### (一) 階級的本質

階級是甚麼，人類都有生存的慾望，人類要維持其生存，不能不取得衣食住行的經濟財，這些經濟財的取得，要倚靠於生產，在生產過程之中，凡是地位相同，而對於別人的關係，又復一樣的，就是同一個階級。比方紡織工人和印刷工人，雖然他們的業務不同，然他們都是站在被榨取的地位，而對於資本家的關係，又是一樣，所以屬於同一階級，又如工廠主和礦山主，雖然他們投資的方面不同，然都是站在榨取的地位，而對於勞動者的關係，又是一樣，所以也屬於同一階級。

階級的意義，已經確定了，那末，現在的社會，是有如何階級呢，階級是由生產關係而發生的。現在的生產關係，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一方有獨占生產要具的一羣人，同時又有沒有生產要具的一羣人。獨占生產要具的一羣人，可指揮別人勞動，而榨取

別人的剩餘；沒有生產要具的一羣人，當代別人勞動，而被別人所榨取。屬於前者的一羣人，叫做有產階級 (Bourgeoisie) 屬於後者的一羣人，叫做無產階級 (Proletariat)。在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雖然尚有中間階級，如自耕農，小商人等類，一方面榨取勞動者，同時又為資本家所榨取。但他們是封建的遺物，是過渡的形態，不久便可發生分化，幸運的，可以昇為有產階級，不幸的，就要沉淪入無產階級之中，所以在現在資本主義國家之中，社會階級，只可分為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二種。

但是階級要經過長期的發展過程，才能夠完全成熟。他的發達，可以分做兩個時期，在第一期內，一個階級對於別的階級，雖可說是一個階級，而對於自己，却不算得一個階級，換句話說，就是對外可算為階級，而對內還不算階級。到了第二期，對內對外，都可算是階級了。譬如昆蟲中的一個幼蟲，當其未成為成熟的昆蟲時，對於昆蟲，當然只能說還是幼蟲，然而對於別的动物，當然可說是昆蟲，到了幼蟲發育為昆蟲時，就不獨對於別的动物，算是昆蟲，并對於昆蟲，也可算是昆蟲了。階級發達的二時期，也是一樣。比方無產階級，於第一期中，對於有產階級，確是一個階級，然而對於無產階

級本身，還不能算爲一階級。到了第二期，不獨對於有產階級，可說是階級，并對於無產階級，也可算是階級了。然而以甚麼爲標準，來決定階級發達的時期呢？一個階級，是否成熟，須看該階級內的分子，有沒有階級意識而定。所謂階級意識，就是一階級內的分子，覺得自己階級的利害，和別階級的利害，是不相容，而相衝突。屬於一階級的人，若有這種自覺，該階級無論對內對外，都可算是一階級了。

階級是由生產關係而發生的，然生產形態又表現爲分配形態，所以一階級在分配上的地位，常與其在生產上的地位，相適應。獨占生產要具的階級，同沒有生產要具的階級，關於生產物的分配，絕對不能平等，這個不平等的分配形態，自然可影響到階級意識之上，而感覺階級利害的不同。詳細說：有產階級，常欲維持本來的分配制度，使自己的收入，達至最高標準；無產階級，則欲打破這種不平等的分配制度，以解放自己，二個階級的利害，既不相容，而相衝突，所以階級鬥爭，是免避不掉的必然事實。（註）

（註）總理說：「……從來工業發達，機器創出，便人和人鬥。從前人類戰勝了天同獸之後，不久有金錢發生，

近來又有機器創出。那些極聰明的人，把世界物質，都壟斷起來，圖他個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



謀。於是變成與人爭極劇烈的時代。這種爭鬥，要到甚麼時候，才可以解決呢？必要到再回復到一種新共產時代，才可以解決」(民生主義第二講)

## (二) 階級鬥爭的轉變

階級的存在，乃是不可掩蔽的事實。社會上既然有了階級，則階級間的鬥爭，也是不可避免的現實。(註)不過階級要經過前後二期的發展過程，才能夠完全成熟，所以階級鬥爭，也應着階級的發達，分爲二期。就性質說，第一期的鬥爭，是經濟的鬥爭，第二期的鬥爭，是政治的鬥爭。就範圍說，第一期的鬥爭，是零碎的部分的鬥爭，第二期的鬥爭，是組織的全部的鬥爭，真正的階級鬥爭，乃在於第二期；換句話說，乃在於階級意識發達了之後，而作組織的，全部的，政治的鬥爭的時候。所以一工廠內的勞動者，要求加薪而罷工，其他工廠的勞動者，若是保持平靜的態度，則只能算爲階級鬥爭的萌芽；反之，他工廠的勞動者，如果受了影響，而作「同情罷工」，則真正的階級鬥爭，已經存在。因爲這個時候，不是一集團與他集團鬥爭，乃是整個的階級與他階級鬥爭。

現在試把他們鬥爭的經過，說明如次。

在商品交換的世界，我們要想取得他人的商品，須出相當的代價，這叫做「商品法則」。但是出了代價之後，就可取得該商品的所有權，而自由使用之。勞動力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之下，也是一種商品，所以資本家要想取得他人的勞動力，須出相當的代價，至於取得之後，如何利用，則是資本家的自由。不過勞動力的使用，和勞動的時間，有密切不可離的關係，所以資本家要想利用勞動力以賺錢，不能不延長勞動的時間。勞動時間愈長，資本家賺錢愈多。

但是勞動力，乃存在於勞動者身體之內。既然存在於勞動者身體之內，則過度使用的時候，一定有害勞動者的生命，所以勞動者對這生命的損害，有一種抗議權。因為一人的勞動能力，若假定為三十年。現在因為資本家的濫用，而致只能維持到十年，則是無異出一日的工錢，而要使用三日的勞動力，一日而要使用三日的勞動力，在理應出三日的代價，現在只出一日的代價，這是很明瞭的與商品法則相反，所以勞動者可把商品法則做根據，要求資本家制限勞動時間。不過勞動力的使用，每日應該限定為若干時間

，却沒有客觀的標準。現在資本家以勞動時間的延長，為有利，勞動者以勞動時間的縮短，為有利，兩方面的利益，既然不能一致，則他們的鬥爭，實勢所必然了。

以上所言，是假定用正當的價格，買賣勞動力。但事實上，則資本家常用正當價格以下的價格，購買勞動力。然勞動力的正當價格，應該如何決定，也沒有客觀的標準。現在資本家以工錢的便宜為有利，勞動者以工錢的昂貴為有利，一方的利，就是他方的害，他們如何不日在鬥爭之中呢？

在鬥爭進行的當中，勞動者的意識，愈明瞭，勞動者的團結，愈堅固，最後遂組織工會或政黨，以整個的無產階級，對抗整個的有產階級，階級鬥爭到了這個時候，更有意義。但是鬥爭若只把時間和工錢，做他的主要目的，那就是還想在相當價格之下，賣其勞動力。所以勞動運動仍舊不能搖動資本主義的基礎。換句話說，勞動力的買賣，雖然行於相當價格之下，然勞動者仍舊是勞動者，資本家仍舊是資本家，就是社會仍舊是勞資階級分立的社會。

現在再假定工會或政黨，能夠壓倒資本家，使他們用正當的價格，購買勞動力。然

勞動力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下，是天天提高其生產率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可使貨物的價格下降。本來勞動力的價格，是以物價的高低做標準，現在物價既然下降，則勞動者的工錢，亦必下降。一面生產率天天提高，他面勞動力的價格，天天下降，則由生產力製造出來的利益，自然都歸於資本家所得了。

這種情形可以發生如何現象呢？勞動力的價格，天天下降，資本家的利益，天天增加，那就是社會全部的生產物，歸於勞動者所得的，一定相對的天天減少，歸於資本家所得的，一定相對的天天增多。換句話說：勞動者一定相對的天天貧窮，資本家一定相對的天天富裕。由是貧富懸殊，不可方物。所以他們不能不更進一步，而謀破壞商品法則的基礎。商品法則的破壞，就是破壞以勞動力為販賣品的原則。不過買賣是雙方行為，賣的破壞，就是買的破壞，於是階級鬥爭遂帶有政治的意義，而現出社會革命的色彩了。

這樣看來，階級若果存在，則階級鬥爭，必不能免，階級鬥爭若果發生，則社會革命必不能免。我們與其極力掩蔽，極力忌諱，何如承認階級鬥爭的存在，而設法使階級

鬥爭，能夠永久消滅。

(註)總理不但不否認階級鬥爭的存在，而且承認階級鬥爭，是工人不得已的行爲。他說：「我們處旁觀之地位，當知世界一切之產物，莫不爲工人血汗所構成；故工人者，不特爲發達資本之功臣，亦卽人類世界之功臣也。以世界人類之功臣，而受強有力者之蹂躪虐待，我人已爲不平；况有功於資本家，而反受資本家之戕賊乎？工人受資本家之苛遇，而思反抗，此不能爲工人咎也」。(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方法)

### (三) 階級鬥爭的最後階段

階級鬥爭，到了最後，一定變成政治的鬥爭。這是因爲甚麼緣故呢？原來社會的構造，是有統一性的，經濟上的榨取者，常是政治上的支配者。榨取階級每利用政治上的力量，以維持他們自己的經濟的地位，所以被榨取階級，不是從事政治運動，自登於支配者的地位，絕對不能澈底改造自己的經濟的生活。比方在封建社會，一方有貴族，他方有平民，貴族在經濟上是榨取者，在政治上是支配者，平民在經濟上，是被榨取者，在政治上是被支配者。這個支配和被支配，榨取和被榨取，是用法律規定，而變成一種「身分」的。產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的生產，雖然擾亂了這個關係，但尙不能突出於一

定限界之外，貴族仍有貴族的特權，平民仍有平民的義務。其後，有產階級出來舉行政治革命，自登於支配者的地位，才能利用政治上的力量，打破貴族的特權。有產階級同貴族階級的鬥爭，是這樣進行而成功的，所以無產階級同有產階級鬥爭的時候，也要奪取政權，而後才能澈底改造自己的經濟的生活。

政治的鬥爭，常表現為政黨的鬥爭，這是因為無論有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都不是完全的統一體，他們的經濟，既不一樣，而他們的構成，又由農民，手工業者，都市小資產階級等，分化而來。所以他們的意識和他們的利害，并不完全一致，不過對於別的階級，稍能保持統一性罷了。因此，他們在鬥爭的時候，實有指導者的必要。這個指導者，便是該階級內最進步最有訓練的分子所組織的政黨，所以政黨雖然不是階級，却是階級的頭腦。英國的工黨，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就是無產階級的指導者。

政黨的鬥爭，常採爭奪議席的形式，就是要在議會之內，占據絕對多數的議席，用多數公決的力量，以制定有利於自己階級的法律。不過無產階級要用議會政策，以達成自己的目的，不是容易的事。何以呢？現在的支配者，既然是有產階級，而有產階級，

又握了一切武力機關的指揮權，則無產階級的議會政策，只能夠在一定限度內利用，絕對不能突出一定限度之外，而顛覆有產階級的支配。萬一突出一定限度之外，使有產階級感覺危險的時候，則有產階級，一定不客氣地，用戒嚴命令，取消議會的權利。所以政治的鬥爭，到了最後，一定爆發為暴力的革命。

不過這一次的階級鬥爭，是要廢絕一切階級，而實現無階級的社會；與從來階級鬥爭，用新階級的對立，以代替舊階級「對立的，絕對不同。原來無產者和有產者的階級鬥爭，是由於所有形態同生產方法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之下，所有形態是取私有權制度，而生產方法，則漸趨於社會化。這個私有權制度的所有形態，同社會化的生產方法，本來不能兩立，而資本主義愈發達，則二者的矛盾愈厲。到了最後，代表新生產方法的無產階級，不能不倒代表舊所有形態的有產階級，把私有權制度的所有形態，改作社會化的所有形態，以與社會化的生產方法相適應。社會化的所有形態，便是生產要具的公有。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強者是利用武力或迷信，而行榨取，這些榨取的手段，都給資本主義所掃除，最後所殘留的榨取原因，只有生產要具的私有。現

在生產要具既歸公有，則社會上已沒有搾取的原因，從而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區別，也可消滅，而現出平等的社會。所以說，有產者和無產者的階級鬥爭，是最後的階級鬥爭。(註)

(註)總理說：「這種鬥爭，要到甚麼時候，才可以解決呢？必要到再回復到一種新共產時代，才可以解決」。(民生主義第二講參考本章(二)節之註)



## 第四章 帝國主義

### (一) 帝國主義之經濟的背景

「帝國主義」這一個名詞，是同普通的侵略主義不同，而與資本主義，有連鎖關係的。換句話說：一國的資本主義，發達到某程度的時候，一定要向外發展，而變成帝國主義的侵略，所以我們要研究帝國主義的性質，須先解剖資本主義的生產。

資本主義的生產，是以賺錢為目的。他們賺錢的手段，完全依靠於資本。資本可以分做三種：第一是利息資本，第二是商業資本，第三是產業資本。但是利息資本家不過把資本借給商業資本家或產業資本家，而取一定的利息；商業資本家，不過買賣產業資本家所生產的商品，而得一定的贏餘，所以全部資本家所瓜分的利益，完全出於產業資本的循環。

產業資本是投於各種生產業的資本，就是資本家用一定的貨幣（ $\text{C}$ ）購買生產要具

(P<sub>m</sub>)和勞動力(A)的商品(W)，經過了生產行程，變成新商品(W')之後，更販賣出去，而收回比較元本更多的貨幣(G' = G + G')，所以產業資本的循環形式，如下：

$$G(\text{元本}) - W \left\{ \begin{array}{l} P_m(\text{生產要具}) \\ A(\text{勞動力}) \end{array} \right. \dots\dots \text{生產行程} \dots\dots W'(\text{新商品}) - G' \left\{ \begin{array}{l} G(\text{元本}) \\ G'(\text{利益}) \end{array} \right.$$

這個循環形式，可以分做四部分觀察。

先就  $G - W \left\{ \begin{array}{l} P_m \\ A \end{array} \right.$  說，生產要具(P<sub>m</sub>) 大約可以分做二種，一是機器，一是原料。

機器是「資本家的商品」就是只惟資本家，才能夠生產機器，所以機器常用「獨占價格」，在市場上發銷。至於原料，則在資本主義，尙未十分發達的國家，不過「普通商品」，就是除了資本家之外，尙有普通的人，生產原料，所以原料常常用「市場價格」發銷。然資本家用「市場價格」，買了原料之後，經過生產行程，而產生新商品的時候，則變成資本家的商品，而可用「獨占價格」，賣給別人。所以原料的生產，愈是沒有人獨占，則他的價格，愈便宜；他的價格愈便宜，則資本家的營利，愈容易。但是資本主義到了極度發達的時候，不但原料的生產，也給資本家所獨占，而且因為工業的興隆和農業的衰微

，而致國內的原料，不能夠用，所以資本家要想取得原料，尤其是廉價的原料，非仰給於經濟後進國不可。原來原料可以分做普通天產物和煤鐵二種。要想取得普通天產物，就要制限經濟後進國的出口稅。要想取得煤鐵，就要取得煤礦和鐵礦；然要取得煤礦和鐵礦，就要侵略經濟後進國的領土，所以原料的要求，往往採用侵略政策，而變成帝國主義。

次就  $G-T-W \left\{ \begin{matrix} A \\ B \end{matrix} \right.$  說，資本家利用勞動力 (A)，以營利的方法，可以分做二種。第一是工作時間的延長，第二是工作報酬的低廉。然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一方面因為勞動者有種種的團結，他方面因為法律有種種的制限，資本家不能暢所欲言，所以常歡迎經濟後進國的勞動者。不過採用外國勞動者的時候，每可引起本國勞動者的反抗，所以最後不能不征服經濟後進國，使其變成自己的殖民地，將生產機關，移到殖民地，而榨取殖民地土人血汗換來的成果。資本主義發達到了這個地步，自然愈變成帝國主義的侵略了。

三就  $W' - G' \left\{ \begin{matrix} C \\ E \end{matrix} \right.$  說，資本家購買生產要具和勞動力，而製成新商品 ( $W'$ ) 之後，

必須賣給別人，而後才能夠得到利益，所以「賣」這個字，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之下，乃有極大的意義。但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常發生二種現象，一是生產力的增加，一是財富的集中。因為生產力增加，所以生產的貨物，就一天一天的增加；因為財富集中，所以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淪落為無產者，而無力購買貨物。由是國內的消費力，遂不能與國內的生產力，相適應；而當開闢市場於國外。但是資本主義國，要開闢市場於外國，而外國若是主張鎖國主義，那末，資本主義國，就不能不利用武力，壓迫他了。萬一一大強國，爭奪市場，則誰勝誰敗，更當有恃於武力的大小。所以市場的要求，一定會變成市場的爭奪，市場的爭奪，一定會變成武力的侵略，由是資本主義，遂帶有侵略的色彩，而呈出帝國主義的現象。

四就循環形式的全部說，產業資本，經過了一次循環之後，除了元本( $G$ )之外，尚可產生不少的利益( $g$ )，資本家若不消費利益( $g$ )的全部，而將其中的一部，加入元本( $G$ )，投入產業，則生產規模，可以擴大，而資本家所得的利益，亦可以增加。所以循環數次之後，每可發生資本蓄積的現象，而有過剩的資本。然同時又因為國內的產業，

已經充分發達，沒有更有利的投資的餘地，所以不能不求利益較厚的地方來投資。投資的目的，固然因為要處分過剩的資本，其他目的，則欲在投資地，購買廉價的原料品和勞動力，而應用於其地。因為購買廉價的原料品，運回本國，要出相當的運費；雇用廉價的勞動者，送回本國，又可引起本國勞動者的反抗，所以經濟先進國，不能不在外國投資。然投資於外國，而欲確保其利權，又不能不於其程度內，奪取該國的政治權力，由是資本主義，更同侵略主義相結合，變成帝國主義了。

總括說一下，資本主義發達到一定程度後，一定要向外，要求原料，勞動力，市場和投資地，然欲維持原料，勞動力，市場和投資地的安全，不能不把原料，勞動力，市場投資的目的地，置在本國勢力之下。由是經濟的要求，遂變成政治的侵略。這就是帝國主義發生的原因，也是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的原因。

## (二) 弱小民族的隸屬狀況

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又往往發生人口問題，使其向外發展，而變成帝國主義的侵略。第一，因為資本主義愈發達，則固定資本愈增加，固定資本愈增加，則雇用勞動者

的人數愈減少，而且無須技術熟練的勞動者，一切婦女幼童，都可參加工作，由是勞動預準軍的範圍，就擴大起來，失業勞動者的人數，就增加起來，資本家要解決這個失業問題，就不能不移民於國外。第二，因為資本主義愈發達，則工業愈隆盛，工業愈隆盛，則農業不能不應此而衰微，由是國內的食糧，遂不能供給本國之用，一般無產階級，愈陷入貧窮之境，資本家要解決這個食糧問題，更非移民於國外不可。但在今日國際情形之下，誰願外國移民於本國呢？原來被移殖的人民，都是出身於無產階級，這種無產階級的來襲，每可奪取本國勞動者的職業，而使他們感到一種壓迫，所以本國勞動者，往往出來反對，美國勞動者反對日工的入美，日本勞動者反對華工的入日，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有了這個原因，所以殖民政策，只能向弱小民族的國土實行。

帝國主義者，既然因為種種原因，而侵略弱小民族，由是弱小民族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隸屬於帝國主義者，而降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現在試把其隸屬狀態，說明如下。

第一，經濟的隸屬 弱小民族的社會，大約是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他的產業，是

以農業為主，本可自給自足，經營其小康而安適的生活。然自資本主義侵入了之後，經濟組織，完全變更，因而社會秩序，亦至混亂。原來帝國主義者，用經濟力，侵略弱小民族的時候，他的政策，可以分做三種：第一，是掠奪土民的土地，分配給本國的農民，工人，和官吏，一使本國的無產階級，養成一種「勞動貴族」的性癖，同時又使殖民地的農民，流落為無產者，得些許的工錢，而作每日十數小時的勞動。第二，是利用租稅政策，用極低的價格，輸出原料品於本國，製成工業品之後，更用較高的價格，輸入於殖民地。第三，則或不許殖民地，振興產業，以便帝國主義者的銷貨。比方印度，三面圍繞以太平洋，是天然的良港，但英國乃不許印度造船，印度所出產的木材，必送至英國太晤士河畔，建造船舶。或在殖民地經營產業，以集中殖民地的財富。日本在華的紗廠，已經壓迫中國的紗廠，使其虧本停工，而英國的太古怡和兩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則更壓迫中國的招商局，三北公司和甯紹公司，使其無發展的希望，便是一個最顯著的例。（註一）

第二，政治的隸屬 政治的隸屬，可以分做三種形式：第一是弱小民族的國土，完

全變成殖民地。帝國主義者在這殖民地之上，駐屯軍隊，設置官廳，以維持自己的勢力。第二是勢力範圍的設定。這個形式，雖然不如第一形式厲害，但仍可使弱小民族，淪落於半殖民地的地位。第三是數個帝國主義者，對於某一個國家，因為勢力日平衡，不能把他作為自己的殖民地，或勢力範圍，乃許其保存獨立國的資格。這個時候，弱小民族，雖然不受任何帝國主義者的單獨支配，但他自己也沒有政治的獨立，一切行政的方針，都要顧慮各帝國主義者的意向，所以這個弱小民族的國土，實是帝國主義者的角逐場，而變成帝國主義者的共同支配物。（註二）

第三，文化的隸屬 帝國主義者，對於自己勢力下的弱小民族，又常常用「同化政策」強制他們改用帝國主義者的語言，宗教。如果帝國主義者能夠提高弱小民族的文化，使他們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進入於更前一步的階段，則對於世界文化的發達，亦有貢獻。可惜帝國主義者所採用的同化政策，完全是愚民政策，雖然設立了無數的教育機關。（註三）但教育的材料，乃帶有宗教的色彩，養成弱小民族的柔順，歷世的思想，以便帝國主義的壓制；而且教育只限於中小學以下，至於大學程度的教育，則完全沒有。此外



弱小民族的惡習慣，則更不想設法改良，鴉片，嗎啡，是文明國所禁止，然在殖民地，則由政府保護，公開販賣。弱小民族在這種形勢之下，何怪道德天天墮落，知識天天退步？

帝國主義者，既然因為種種原因，有侵略弱小民族的必要，所以當他們尚不能完全征服弱小民族的時候，常用種種方法，使弱小民族，陷入於長期的內亂之中，以便自己的蠶食，美國對墨西哥的政策，實可暗示這個情形。就是帝國主義者對待中國，也是一樣。所以中國每次內亂，必有一度的大借款，供軍閥的揮霍。我們若看袁世凱要驅除東南的革命黨人，就有五國銀行團二億五千萬元的借款；段祺瑞要覆滅西南的護法軍隊，就有日本三億元的參戰借款；吳佩孚要加兵於東南，就有久懸不決的金佛郎案的成立。而直皖戰爭，和直奉戰爭，則更是因為當時英日帝國主義者，利害衝突，各供給自己的走狗，以金錢和兵械，而致釀成。由此種種，可知中國的內亂，直接接受自軍閥，間接則受自帝國主義者了。（註四）

弱小民族受了帝國主義的侵略，而由獨立國家，降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時候，帝

國主義者是掠奪的階級，弱小民族是被掠奪的階級，帝國主義者是壓迫的民族，弱小民族是被壓迫的民族，是弱小民族同帝國主義者的關係，除了階級對立之外，尚有民族的對立，所以弱小民族，乃在二重壓迫之下。

(註一)總理說：「我們現在失去的海關，就是失去了保護種種實業的門戶。因為門戶大開，所以洋貨源源而入，運到各省內地，用很便宜的價錢發賣。普通人因為愛便宜，所以不用土貨，要用洋貨。因為土貨沒有人買，洋貨總是暢銷，所以土貨，就被洋貨打敗。因為土貨打敗，全國都不出貨，所以中國工人，便沒有工做」。(中國工人所受不平等條約之害)

(註二)總理說：「凡是和中國有條約的國家，都是中國的主人，所以中國不只做一國的殖民地，是做各國的殖民地，我們不只做一國的奴隸，是做各國的奴隸」。(民族主義第二講，參看中國工人所受不平等條約之害及我國內亂之因)

(註三)帝國主義者在華的教會勢力，大約如次：

	新教	舊教
(一) 教徒	六一八、〇〇〇	一、三七三、六九〇
(二) 教會	同	同
(三) 職員	同	同(外人)
(四) 出版書籍	四、四〇〇種	二四七、〇〇〇
		一、〇四六

(五)一年經費(來自歐美的)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六)教會設立的學校及學生(一九一七年調查)

幼稚園	七五五(校數)	三、四九七(學生人數)
小學校	五、三二九	一三八、九四三
高等小學校	五七三	二〇、八三二
中學校	二二八	一一、八九二
大學及專門學校	一八	七七一
師範學校及實業學校	一一九	五、一二五
宗教學校	三〇	六一〇

(註四)總理說：「我們中國革命十三年，每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所以不能進行，做到澈底成功。這種反革命的力量，就是軍閥。爲甚麼軍閥有這個大力量呢？因爲軍閥背後，有帝國主義的援助。……不過要以後真是和平統一，還是要軍閥絕種，要軍閥絕種，便要打破串通軍閥來作惡的帝國主義。要打破帝國主義，必須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所以這幾年來，無論那一個軍閥做事，背後總有幾個外國政客的帮助。……所以我們才要防止外國人的力量，再來中國搗亂。防止了外國人在中國搗亂的力量，中國才可以永久的和平。要防止外國人在中國搗亂，便先要外國人在中國沒有活動的力量。要外國人在

中國沒有活動的力量，還是在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中國內亂之因參看北伐宣言北上宣言及第二次

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 (三) 殖民地的爭奪和戰爭(註)

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一面要求原料，勞動力，市場和投資地，同時要解決人口問題，不能不向弱小民族侵略，而分割為殖民地。十九世紀末葉，而至於二十世紀之初，就是帝國主義者，分割殖民地最激烈的時代。現在試把一八七六年(當時歐洲的資本主義，尙未完全發達)和一九一四年(歐戰前)的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比較如下：(地域單位百萬平方籽，住民單位百萬人)

英 國	俄 國	植 民 地		本 國		合 計	
		地 域	人 口	地 域	人 口	地 域	人 口
二二、五	一七、〇	一八七六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三五一、五	一五、九	一二三、五	三九三、五	〇、三	四六、五	三三、八	四四〇、〇
一七、四	三三、二	五、四	一三六、二	二二、八	一六九、四		

法國	德國	美國	日本	六強國合計	其他各國(比利時, 荷蘭, )之殖民地	半殖民地(波斯, 中國, 土耳其)	其他各國	全世界
〇、九				四〇、四				
六、〇				二七三、八				
一〇、六	二、九	〇、三	〇、三	六五、〇				
五五、五	一一、三	九、七	一九、二	五二三、四				
〇、五	〇、五	九、四	〇、四	一六、五				
三九、六	六四、九	九七、〇	五三、〇	四三七、二	九、九	一四、五	二八、〇	一三三、九
一一、一	三、四	九、七	〇、七	八一、五	四五、三	三六一、二	二八九、〇	一六五七、〇
九五、一	七七、二	一六〇、七	七二、七	九六〇、六				

弱小民族的領土，已盡為帝國主義者所分割，此外再沒有可以分割的土地了。今後的分割，只有所有主的變更，將甲所有主的殖民地，移屬於乙所有主，換句話說：此後帝國主義者，要想發展，只有犧牲他帝國主義者的權利，由是帝國主義者和弱小民族的鬥爭，遂變成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火拚，從而帝國主義者不能不極力擴張軍備，而呈出軍國主義的現象。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戰，就是帝國主義者爭奪殖民地的結果，到了後來，世界果然發生新分割。戰敗國尤其是德國的殖民地，盡為戰勝國所瓜分，

而戰前的獨立國，亦有變為列強的勢力範圍，而陷於半殖民地的地位。現在再把一九二〇年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列表如次，（地域單位百萬平方呎，住民單位百萬人）

英 國	法 國	日 本	美 國	意 國	比 利 時	荷 蘭	西 班 牙	葡 萄 牙	丹 麥	植 民 地	
										地 域	人 口
三九，九一七	一二，四九〇	〇，二九四	〇，三一〇	一，六三四	二，四二〇	二，〇二六	〇，三一二	二，〇八	〇，八八〇	四二九，六〇〇	〇，三一四
四二九，六〇〇	五四，八〇〇	二二，〇一五	一一，七九〇	一，五五〇	一七，五〇〇	四九，五〇〇	〇，六五〇	八，八〇〇	〇，〇一四	三，九三五	〇，〇九二
〇，三一四	三，九三五	〇，三八二	九，三八六	〇，三一	〇，〇三〇	〇，〇三四	〇，五〇二	〇，〇九二	〇，一四九	九，三八六	〇，〇三〇
四六，六〇〇	三八，八〇〇	五五，九六	一〇六，〇七	三七，五〇	七，六五	六，九五	二〇，九五	六，四五	三，三〇	〇，三一	〇，〇三〇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戰，發生了世界的新分割，然世界新分割之後，各帝國主義者可以相安無事麼？不能，絕對不能！我們若看一九二七年帝國主義者的預算，

就可知道他們如何擴張軍備，以備第二次的大戰了。

英	美	日	法	意	預算總額	行政費	軍事費	國債費	對於總預算之百分比
八二四萬鎊	三，四九四萬幣	一，六三九百萬圓	三七，三三八百萬佛郎	二〇，五六三萬里拉	三〇四	一，五一	一六六	四〇三	三七
					九五五	六七一	四三九	三一〇	四三
					三二一	四三九	七二九	二四四	五八
					二九〇	三三九	六三九	二〇，二八七	三〇
								五，六三三	一五
									五五
									一八
									二七

軍備這樣的擴張，同一九一四年大戰前的情形，有何區別？自然不久便會發生第二次大戰出來。大戰的悲慘，大約尙留在世人的腦中，所以一九二一年有制限軍備的會議，本年又有不戰公約的締結。但沒有擴張軍備的意思，何必要求制限，沒有開戰的空氣，何必約束不戰？軍備制限的不實行，實可反證不戰公約的無効。然大戰開始的時候，死的是勞動者，被蹂躪的是弱小民族，至於一般資本家，則可由此而得到利益。

勞動階級既然受了戰爭的不利，何以他們還要追隨資本家之後，參加戰爭呢？要明白這個原因，不可不知道現在國際經濟的情形。現在各國經濟，尙未達到平等的地位，

在經濟先進國，他的勞動者，常由產業的隆盛，而有昂貴的工錢。但產業能、能隆盛，要看商品能不能販賣，萬一商品不能販賣，則資本家就要縮小生產。生產一見縮小，勞動者必至失業，不然者，他的工錢亦當跌落，所以勞動者爲自己利益打算，亦願與外國拚個死活。這樣看來，如果各國產業，都能進步，沒有一國獨占利權的事，而各民族的生活程度，也很平等，則資本家雖想開戰，勞動者亦必出來反對他了。

(註)本節可參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 (四) 帝國主義的崩壞(註)

資本主義發達到某程度的時候，他的內部，一定生出矛盾的現象。資本主義國要解決這個矛盾，不能不向外發展，而變爲帝國主義的侵略，所以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演進，而且是資本主義解決矛盾的方法。但是這個方法不是永久能夠利用的。何以呢？如前所言：世上已經沒有再可發展的餘地，今後的發展，只有犧牲他帝國主義者的利益，變成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戰爭。戰爭本與恐慌相同，爲解決矛盾的一種方法。不過普通



的經濟恐慌，可由過剩生產力的破壞，使生產力能夠與消費力平衡，把經濟界再納入安定之境，而開始其第二次的發展。帝國主義的戰爭，則一面雖極端破壞生產力，同時又極端破壞消費力。由是在生產界發生了恐慌，在消費界感覺了飢餓。這種矛盾的現象，的確是帝國主義的致命傷。

原來帝國主義的戰爭，是大規模的戰爭，犧牲了無數的人命，破壞了無數的生產機關。他們因為國際上的競爭，不能不恢復戰前的原狀，然要恢復戰前的原狀，第一前提就要販賣生產物。然在國內，則大眾因為戰時公債的負擔，購買力不能不極端減少；在國外，又因為市場的狹隘，須有激烈的競爭，所以資本主義國要想奪取市場，只有節省生產費。節省生產費的方法，可以分做二種，第一是工錢的便宜，然現在勞動階級，都有覺悟，何肯坐聽資本家的榨取？第二是勞動能率的提高，然要提高勞動的能率，不能不採用新機器，而新機器的採用，又可呈出大量生產的現象。市場已經狹隘，何能再容納大量的生產物，自然要由生產的過剩，而變成恐慌的現象了。所以帝國主義的戰爭，不但不能解決生產力和消費力的矛盾，而且促進其矛盾。

在帝國主義方才發生的時代，他們是把過剩的商品和資本，剝奪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再將其剝奪的所得，向後進國或半殖民地投資，而換得原料品和糧食。由是輸出的部分，和輸入的部分，能夠保持平衡，不至發 矛盾。然現在則後進國，已乘先進國生產力的破壞，急速發展他們的資本主義，用極高的關稅，保護自己的產業，並防止先進國商品的侵入；同時半殖民地，亦謀脫離帝國主義的支配，用平和的或革命的方法，以作各種民族獨立運動。這種運動愈發展，則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衝突，愈厲害，最後遂不能不爆發為第一次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到了這個時候，弱小民族，便有機會可乘，出來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完成他們的民族革命了。

(註)本節可參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 第五章 民族

### (一) 民族的本質 (註)

民族是甚麼？普通的觀念，都以為民族就是人種。但是一個民族常常由幾個人種構成，同時一個人種常常分散為幾個民族。例如伊太利民族，是由羅馬人，日耳曼人，亞拉伯人同化而成；法蘭西民族，是由哥爾人，羅馬人，布利特人，日耳曼人，同化而成。同時羅馬人又或為法蘭西民族，或為伊太利民族，或為西班牙民族，所以上述的定義，決非正確。

有些人以為民族就是國民。但是國民是指統治於同一政府之下的人民，而統治於同一政府之下的人民，不一定就是一個民族，而一個民族，又不一定都統治於同一政府。例如中華民國政府所統治的民族，有漢滿蒙回藏五族，而漢族除受中華民國政府所統治之外，其他住在台灣的，則受日本帝國政府所統治，住在香港的，則受不列顛帝國政府

所統治，所以第二個定義，也不正確。

那末，民族是甚麼呢？民族構成的要素很複雜，如果拿單一要素，來說明民族的構成，一定得不到正確的結論。民族構成的第一要素，便是共同的言語。言語相同的，可以發生共通的感情和思想，所以不失為構成民族的一種要素。不過同一的民族，雖然使用同一的言語，而使用同一言語的，又未必就是同一民族。例如挪威人的言語，是和丹麥人的言語一樣，美國人的言語，是和英國人的言語一樣，然美國人和英國人，挪威人和丹麥人，並不是屬於同一民族。

何以使用同一言語的美國人和英國人，不是同一民族呢？這是因為他們所住的領土不同。原來人類要作長期的共同生活，才能夠成熟為一個民族。然要作長期的共同生活，非住在同一的領土不可。美國人和英國人，本來是住在同一的領土，而構成同一的民族，其後，一部分的英國人，由英國移住於美洲，受了新環境的影響，乃變成北美民族。所以領土的共同，是民族構成的第二要素。

不過單是領土的共同，尚不能構成為同一的民族，此外尚須在經濟上有連絡的關係

。如果美國各州，不是因為交通機關的發達和資本主義的勃興，引起了各地的分業，而連結為經濟的統一體，則美國人民，實不能冠以民族的名稱。所以經濟的連絡，是民族構成的第三要素。

然民族所以各有各的特徵，不但因為他們的生活狀態不同，而且因為他們的精神狀態頗有差異。他們的精神狀態，是由長期的生活狀態鑄造而成；換句話說：他們因為生活狀態的不同，所以鑄出不同的精神狀態。這個不同的精神狀態，雖然隨着生活狀態的發展而變更，然在一定期間之內，常常給與民族以特徵，而表現為民族文化。所以同一的精神狀態，是民族構成的第四要素。

把上述的說明歸納起來，便可得民族的概念。就是民族乃是言語相同，領土相同，經濟生活相同，精神狀態相同的一羣人的集團。

(註)總理會把民族與國家比較，以為：「民族是由於天然力造成的，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團體，便是國家」。(民族主義第一講)

總理所謂自然力，是甚麼呢？第一是血統，第二是生活，第三是語言，第四是宗敎，第五是風俗習慣，此

外又兼顧到民族精神，所以總理對於民族的定義，與本節所說的，完全一樣。

## (二) 民族的發生和發展

民族這個東西，不是從空掉下的，不是偶然發生的，乃是長期的歷史發展的產物。

原來人類是社會的動物，人類爲抵抗自然界的壓迫，而維持生存，最初就經營團體生活。人類的團體生活，是隨着經濟形態發達的程度而擴大的。在狩獵經濟時代，人類逐水草而居，團體生活，只限於以血緣關係而結合的人。以血緣關係而結合的團體，就是氏族。他們因爲要確保自己狩獵活動的地域，對於別的氏族，都當做敵人，而行激烈的鬥爭。所以各氏族間，常取閉鎖主義，不相往來，而人類的社會，也沒有擴大的可能。到了畜牧和農業經濟時代，人類需要長期的定住，而且這種經濟，比較狩獵經濟，却具有和平的性質，於是定住一地的氏族，遂和鄰近各氏族，開始和平的交通。和平的交通關係一成立，因爲往來頻繁，發生了共同的言語，因爲互通婚姻，形成了共同的血統，更因爲經營同樣的經濟，或遭遇同樣的運命，生活於同樣的環境之下，更發生同樣的風

俗習慣和文化，由是種族遂因之成立。不過農業經濟，乃帶有地域經濟的性質。換句話說：農業經濟的活範圍，只限於一地域以內，無論如何發達，總不能突破地域的界限，所以社會上的種族組織，在政治上，又表現為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是把整個的國家，割據為無數小國，各設森嚴的障壁，以隔離別的領域。但是社會的分工，愈發達，交易的關係，愈頻繁，則封建制度，就愈令人感覺不便。如果這個時候，再發生了商業資本主義，則由通商上的必要，最初便要求各地法制和貨幣的統一，其次又覺感各地方言的不便，而採用統一的言語，最後復謀運輸的便利，布了無數的鐵道，以交通陸路，製造無數的汽船，以交通水路，由是各種族，復由經濟的連鎖，結合為一個民族。所以民族是近代國民經濟的產物，近代國民經濟發達的路程，就是民族構成的路程。

但是民族既然是國民經濟發展的產物，所以國民經濟的發展，又可決定民族的發展。世界經濟在國民經濟的母胎之內，已經有了種子。鐵道網和航路線的密布，已可縮小世界地圖，使歐亞二洲，發生鄰保的感情；而國際分業，更可驅使各種民族，感覺彼此在生活上互相倚賴的關係。英國的紗廠，消費印度的棉花，織成洋布之後，賣給中

國人；俄國的木材，輸入波羅的海沿岸各國，製成船舶之後，航行世界各地；日本各都市，走着福特公司的摩托車；中國各村落，點着美孚洋行的煤油，由此便可知道現在世界，已經由經濟的連鎖，結合爲一個統一體了。在這種形勢之下，自然不久便同民族變爲種族，種族變爲民族一樣，而造成世界共同的言語，風俗，和文化。世界共同的言語，風俗，和文化，既然造成，則各民族特有的性格，就會消滅，而形成爲一個單一的民族。

### (二) 有產階級的民族運動

有產階級民族運動的性質，隨着市場的擴大，分做前後二期。前期的民族運動，常表現爲民族國家的建設；後期的民族運動，常表現爲民族勢力的擴張。

先就前期的民族運動說，如前所述，國民經濟尙未形成的時候，封建社會尙未完全崩壞，每個領域，各有各的法制，各有各的習慣，各有各的貨幣，各有各的權度，而且各設關稅的障壁，以隔離別的領域。這種現象，都是商工業發展的障礙。有產階級爲發



展商工業起見，自然要求把國內各種法制，各種習慣，各種貨幣，各種權度，都編爲單一法制，單一習慣，單一貨幣，單一權度；并設單一的關稅境界，藉以開拓資本主義的市場。所以這個時候，民族運動常表現爲民族統一運動，而建設民族國家。伊太利的建國，德意志的統一，日本的維新，就是這個趨勢的發展。

在民族統一運動開始的時候，有產階級第一步則團結都市的小資產家，勞動者，和鄉村的農民，向地主，軍閥，或封建貴族進攻。破壞各領域間差異的政治制度，撤廢各領域間疏隔的關稅障壁，而建設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不過外形上的割據，雖已破壞，而民衆的精神，未必就能統一，所以有產階級第二步又用種種方法，以統一民族精神。最初則主張自己的民族，出自同一的祖先，而有同一的血統；其次又鼓吹自己的民族，爲世界的選民；最後則用劇場，印刷物，和教育機關，以創造民族文化。如果這個時候，國內尚有別的民族，不能用上述的方法，籠絡他們，則有產階級第三步使用同化政策，強制他們使用自己的國語，遵從自己的風俗，模倣自己的文化。

次就後期的民族運動說，資本主義愈發達，國內的市場愈狹隘，而當向外發展，由

是有產階級的民族運動，又由民族國家的建設，變成民族勢力的擴張，而表現為國家主義。國家主義常隨其國經濟力的強弱，或為防守的，或為攻取的。防守的國家主義，只求擁護自己的市場，攻取的國家主義，則謀奪取他人的市場。然一國的國家主義，在同一時間之內，又可帶有防守的和攻取的兩種性質。例如日本的有產階級，對於中國的民族，則取攻取的國家主義，對於美國的民族，又取防守的國家主義，所以日本在美國加州，雖然放棄了無數的利權；而在中國滿洲，則着着進攻不已。然無論防守的或攻取的，一個民族，如果採了國家主義的時候，一定提高關稅，以擁護國內的市場，提倡民族文化，以保持自己民族的特質。所以這個時候，封建的壁壘，又築在各民族之間，妨害世界經濟的發展。

有產階級，對於自己民族 雖然設了森嚴的障壁，以隔離別的民族，而對於別的民族，則常常要打破他們所設的障壁，而開拓為自己的市場。在這個時候，有產階級常用種種口實，結合散在各地的同一民族。俄國的有產階級，要開拓巴爾幹半島為市場，則提唱汎斯拉夫主義，以為斯拉夫人都是兄弟，俄國的農民，應該幫助勃牙利人與塞爾

比亞人，與土耳其宣戰。反之，土耳其的有產階級，亦結合中央亞細亞、印度，和埃及的回教徒，作汎以色列運動。以爲；凡是回教徒，不問屬於何種民族，都是兄弟，應該團結起來，抵抗俄國的征略。這種「兄弟」的教義，又爲德意志所採用，於汎日耳曼主義之下，結合歐美二洲的日耳曼民族。其他美國的有產階級，則主張門羅主義，欲一手支配南北兩美的市場。日本的有產階級，亦主張大亞細亞主義，以爲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以謀壟斷亞洲的利權。有產階級的民族運動，到了這個時候，已經達到極端，不能再有發展了。

#### (四) 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

到了資本主義發達爲帝國主義的時候，民族運動，又由資本主義國有產階級的民族統一運動和民族勢力擴張運動，變爲殖民地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原來弱小民族，都是經濟的落伍者。當經濟先進國，統一國內民族，而建設民族國家的時候，弱小民族的社會，尙陷於割據的，封建的，混亂的狀態之中，而不能形成爲一個民族。到了弱小民族

受了資本主義的洗禮，形成爲一個民族而欲建設民族國家的時候，經濟先進國的勢力，又復加在弱小民族的身上，使其淪落爲殖民地，而妨害其獨立。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受了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和榨取，遂發生反抗的意識，而欲脫離帝國主義者的支配。這便是現在民族運動的特質。

這種反抗的意識不是從空掉下的，乃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何以呢？帝國主義到了現在，所以尙能維持其存在，是因爲有殖民地——弱小民族，爲其尾閥。他們把過剩的商品，賣給弱小民族，把過剩的資本，送到殖民地去投資，所以殖民地不但是帝國主義者的銷貨場，而且是帝國主義者的投資地。有了這種關係，遂生出二種結果：第一，殖民地的人民，本來多係半開化的民族，不知民族利害，而缺乏民族意識，所以雖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亦不能起與之抗。但是帝國主義者所以要獲得殖民地，乃欲擴張他們的市場，而販賣其過剩的商品，然殖民地人民的慾望，若果過於低下，則對於文明國的商品，一定不需要。這時，帝國主義者雖然輸出商品，也沒有發展的餘地。所以帝國主義者，須用種種方法，去提高其文化，而增加其慾望。負這種使命的人，就是教士。殖

民地的人民，受了教士的啓發，慾望逐漸增加，而對於文明國商品的需要，亦漸漸增加起來。然慾望與知識，乃有并行的關係，慾望既然增高，知識也必隨之而進步。由是民族意識，漸次明瞭，而變成帝國主義者的強敵了。第二，殖民地不但是帝國主義者的市場，又是他們的投資地。然而現代產業，乃是大規模而是有組織的。因爲是大規模，所以多數工人，盡聚在一地，彼此之間，遂生了共通感情和共通思想，而有團結的機會。因爲是有組織，所以工人無意之中，亦受其感化，而養成一種組織的能力。帝國主義者前用資本主義，侵略殖民地的弱小民族，現在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却由資本主義的作用，養成民族意識和組織能力。所以弱小民族，起來作民族革命，不過是時間問題。

但是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不是容易的事。何以呢？殖民地與帝國主義者的關係，最初不過交換商品，就是殖民地輸出原料品於帝國主義國，帝國主義國則輸出製造品於殖民地，所以在這個時候，殖民地，尙未完全進入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中。到了後來，帝國主義國，因爲要處分過剩的資本，不能不盡量地輸出資本於殖民地，而開發其

實業。由是殖民地遂屈伏於金融資本主義勢力之下，與帝國主義國，結了不可解的姻緣。詳細說：帝國主義國憑藉金融資本主義的力量，直接對於殖民地的產業，間接對於弱小民族的生活，都握了生殺與奪的權力，殖民地要想脫離帝國主義者的支配，不能不打破帝國主義者金融的勢力。然打倒帝國主義者的金融勢力之後，形勢又復如何？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之下，沒有資本，要想發展實業，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殖民地的資本，是集中於在帝國主義者的手上，土民沒有資本，就是有資本，也不過微乎其微，所以這時殖民地的產業，必定因為失了金融的融通，由停滯而倒閉，由是物價天天騰貴起來，失業的工人，天天增加起來，勢將釀成一種大恐慌的現象。到了這個時候，殖民地除再降伏於帝國主義者的金融勢力之下，尙有何法！

這樣看來，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不但要驅逐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的勢力，而且要打倒帝國主義者所賴以生存的資本主義。打倒資本主義，就是實現社會革命，這個革命運動，不是個個弱小民族，所能夠勝任的，所以弱小民族必須聯合戰綫，向共同敵人的帝國主義者，猛烈進攻。不過弱小民族能夠聯合戰綫，帝國主義者也能夠聯合戰綫，所

以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必定引起世界大戰。（註一）這一次的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滅亡之日，又是民生主義獲得勝利之時。原來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資本主義是以賺錢爲目的，民生主義是以養民爲目的。（註二）資本主義的目的，既在賺錢，所以常榨取國內民衆，國內民衆，不能榨取的時候，又向外發展，而榨取弱小民族。由是在國內，遂發生了榨取和被榨取兩個階級，在國際又形成了壓迫和被壓迫兩個民族，終而有殖民地和帝國主義者的對立。所以這一個的世界大戰，如果能夠打倒資本主義，而實現民生主義，則生產目的，不在于賺錢，而在于養民。生產目的，既在養民，則在國內和國際，都不會發生榨取的事實，兩民族的經濟關係，不過有無相通，長短相補，互謀對方的利益，而不妨害對方的發展，同國內兩個地方團體的關係一樣。由是金融資本，失去勢力，而殖民地的經濟，也完全解放了。

（註一）總理說：「就我個人觀察以往的大勢，逆料將來的潮流，國際間大戰，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種戰爭，不是起於不同種之間，是起於同種之間，白種與白種分開來戰，黃種與黃種分開來戰。那種戰爭，是階級戰爭，是被壓迫者與橫暴者的戰爭，是公理和強權的戰爭。：將來的戰爭，一定是無論那一個民族或那

一個國家，只要被壓迫的，或受委曲的，必聯合一致，去抵抗強權。……他們（弱小民族）同病相憐，將來一定聯合起來，去抵抗強暴的國家。那些被壓迫的國家聯合，一定去和那個強暴的國家，拚命一戰。推到全世界，將來白人主張公理的，黃人主張公理的，一定是聯合起來；白人主張強權的，和黃人主張強權的，也一定聯合起來。有了這兩種聯合，便免不了了一場大戰。這便是世界將來戰爭之趨勢」。（民族

主義第一講）

（註二）民生主義第三講

## （五）弱小民族的民族革命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階級鬥爭的相

### 互關係

民族革命的目的，在於直接打倒帝國主義，以間接打倒資本主義；階級鬥爭的目的，在於直接打倒資本主義，以間接打倒帝國主義。所以弱小民族的民族革命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階級鬥爭，不但在策略上，有聯合戰綫的必要，而且在性質上，也有一致進行的要求。原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資本主義所以能夠維持其生命，就是因為有殖民地為他的銷貨，投資和採取原料的尾閭。帝國主義既然是弱小民族和無產階級的



共同敵人，所以弱小民族要圖獨立，須利用帝國主義者內部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要圖革命，須利用殖民地和帝國主義者的民族鬥爭。如果二者不相聯合，則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和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都不容易成功。

但是弱小民族和無產階級，果有聯合戰線的可能麼？一部分的共產主義者，主張階級意識，必然克服民族意識。他們爲：一個人對於其所屬的階級，利害關係較切；對於其所屬的民族，利害關係較淺，所以階級結合，比民族結合堅固，階級意識比民族意識明瞭。因此一個民族和別民族之間，發生了紛糾或戰爭時，該民族中的無產階級，一定會反抗自己民族的有產階級，而幫助別民族的無產階級。這種見解，實在是抹殺事實的理論。我們祇看歐戰的情形，便可證明。法國無產者高呼「爲祖國而戰」，而與同一階級的德國無產者相見於疆場，德國無產者，也向其同一階級的英國無產者，血肉相搏，所以階級意識超越民族意識的主張，乃是沒有事實根據的空論。

何以階級意識不能超越民族意識呢？這是因爲有產階級，常常利用民族問題，把自己民族，與別的民族隔離，使各民族間，發生敵對的感情，并使無產階級的注意力，傾

向於外部，沒有內爭的餘暇。日本的御用學者常說：大和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子孫，富有仁義忠勇的德性，反之中國人則爲利己，殘酷，污穢的民族。德國的御用學者亦說：德人是世界的選民，德國的文化，(Kultur) 勝過英國的文明 (Civilization) 萬倍。無產階級受了有產階級的宣傳，不知不覺的，也養成了民族的利己心和排他心。他們都以爲自己的民族，能夠征服別人，乃是民族的光榮，一切國民，應該努力維持和發展這種光榮，而使自己的民族，在世界上，立於最優越的地位，所以他們對於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大概都幫助政府，加以摧殘，即使不積極摧殘，至少也不會援助。此外尙有一種原因，可以促進無產階級的民族意識。這個原因，就是帝國主義者和殖民地的經濟，尙未達到平等的地位。詳細說：帝國主義者，因爲有弱小民族做他的銷貨和投資的尾閘，所以國內產業，能夠隆盛，而一般無產階級，也有昂貴的工錢。如果帝國主義者，恃以爲尾閘的弱小民族，得到相當的獨立，不爲帝國主義者銷貨和投資的場所，他們國內就會發生工廠停工，商店破產，工人失業的現象。無產階級因爲能夠分配這種目前的利益，遂忘却了弱小民族，是他們的敵人——有產階級——維持生命的最後場所，而且以弱小民

族的獨立，可給他們以經濟生活上的痛苦，所以他們對於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即使不援助本國政府去壓迫，至少也不會和弱小民族，組織聯合戰綫。

這樣看來，無產階級的民族意識，所以比較階級意識明瞭，是有二種原因。第一因為他們受了有產階級的宣傳，第二因為他們祇見目前的利害。然現在各種國際運動，已經指出帝國主義者，是無產階級和弱小民族的共同敵人，並指出無產階級和弱小民族的利害一致，而促其階級的自覺；同時帝國主義者，又到處開發產業，使殖民地的經濟，同帝國主義者的經濟，達到平等的地位，并使各國的無產階級，站在同一水平綫上面，所以不久，無產階級一定能夠同弱小民族，聯合戰綫，向共同敵人的帝國主義者，猛烈進攻。（註）

（註）總理說：「現在中外的工人，都是一樣的作戰，所向的目標，都是一樣的敵人，所以中外的工人，應該聯成一氣，中國工人聯絡了外國工人，對外國資本家去宣戰」。（中國工人所受不平等條約之害）

## （六）民族自決和民族同化

打倒了帝國主義之後，每個民族都有自決的權利。換句話說：每個民族，可從自己的希望，決定自己的運命，凡願意分離的，可獨立起來，創設民族國家；不願意分離的，可與他民族聯合，組織聯邦國，各在自己的領域內，行使完全自治權。（註）他們的分離和聯合，同自由離婚一樣。自由離婚，須在男女平權的時候，才不會發生弊害，如果男女在經濟上的地位，不能平等，則為男人所遺棄的婦女，一定受着經濟的壓迫。同樣，民族自決，也要在民族平等的時候，才能夠發生。如果民族間不能平等，則不但支配民族，不肯放棄被支配民族，而被支配民族分離之時，一定又給他支配民族所侵略。這是勢所必然，無可幸免的。

有人說：各個民族，都根據自決的原則，獨立起來。那末，世界不是將分裂為無數小國麼？原來社會所以能夠進化，是由於人類的集合，而不是由於人類的分離。詳細說：最初由氏族變為種族，次由種族變為民族，最後則超越一切而達於世界大同。所以弱小民族并不分離而發生新民族，乃互相集合而成為強大民族。如果弱小民族，個個都獨立起來，則經濟的生活，一定衰頹不能進步，這不是又回轉到中世的封建時代麼？這

句話，是很正當的，但是我們試問由現在的民族國家，變成將來的大同社會，他的過程，是由自然力的作用麼？是用人力以做成麼？換一句話問：這個過程是隨自然的條件而演進麼？抑同日本一樣，強迫台灣人民，學習日本話麼？若指後者而言，則明明白白地是帝國主義者的替身。然帝國主義者的政策，不但不能同化弱小民族，而且引起弱小民族的反感。若指前者而言，則在各個民族要求自決的時候，何能禁止他們的自決。何況民族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自然產物，本來可隨着社會的進化，漸次同化。在前清時代，滿人是榨取者，是支配者，漢人是被榨取者，是被支配者。在這兩個民族之間，本有很大的區別，然到了現在，榨取者和支配者的滿人，反給被榨取者和被支配者的漢人所同化，由此可知民族本身，不是固定的，而是可變的了。從這個前提，可以演繹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民族自決，并不妨害民族的同化。在帝國主義和殖民地戰爭之後，各個民族，雖然都有自決的權利，但他們又不一定都願意獨立。因為這時的經濟原則，是養民不是賺錢，是分配不是榨取。生息在富饒土地的民族，他的勞動少而收入多，所以貧瘠的民族，一定很願意同這個民族合作；同時這個民族，因為增加一個勞動者，生產可以應

此而增加，所以也一定歡迎他們合作。二個民族既然聯合，自然可以隨着社會的進化，而融合爲一個大民族了。

至於分離的民族，雖然各有各的國家，但兩個民族，既然沒有榨取和被榨取的經濟關係，又沒有支配和被支配的政治脅迫，所以他們的感情，一定能夠漸次疏通，失却民族的偏見。最後則因爲互相往來交通，發生了共同的言語，不絕的互爲婚姻，形成了共同的血統，又因爲同作民生主義的經濟生活，遂生出同樣的風俗習慣，由是各種各色的民族，都可化爲一家，而成立大同的社會了。

這種現象，雖然是民生主義的結果，但他的胚子，却種在資本主義的母體內。何以呢；資本主義，到處開拓市場，用經濟的鐵鎖，連絡地球各部，所以生息在地球上的人類，都有了密切的關係。比方古代各國經濟，可以自給自足，他的人民，是用本國的生產物，以滿足自己的慾望，現在則因爲國際分業，須輸入他國的商品，而後自己的慾望，才能夠得到完全滿足。又如古代各國文化，乃是各有各的特色，現在則一國所產生的新文化，往往影響到他國之上，而變更其固有文化的色彩。這個關係，自然可以減少各

民族特有的性格，而促進他們的同化。不過因爲以「擗取」爲目的的經濟，和以「壓迫」爲目的的政治，尙驅使支配階級侵略弱小民族，所以各種民族雖有同化的可能，仍不能現爲同化的事實。如果民生主義實行起來，則在政治上，沒有支配和被支配的界限，在經濟上也沒有擗取和被擗取的分別，自然同化作用，可以進行而無阻，不久便成立大同的社會了。

（註）建國大綱第四條說：「其三爲民族，故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所以國民黨的民族主義，不但要解放漢族，而且要解放國內弱小民族。解放的方法，就是先用「扶植」的方法，養成弱小民族有「自決」及「自治」的能力；次「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之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容許弱小民族自決或自治。詳細說；弱小民族願意分離的，可由自決權的作用，自己獨立起來，組織民族國家；不願意分離的，仍可與漢族聯合，組織統一的中華民國，但他們在自己的地域內，則有完全自治權。

## 第六章 社會革命

### (一) 社會革命的性質

要理解甚麼是社會革命，須先理解甚麼是革命。革命是甚麼？普通的觀念，都以為革命是利用暴力，改造法制，暴力是革命的手段，改造法制，是革命的目的。但是這個手段，這個目的，並不是革命所特有，就是改良，也是一樣。日本明治的維新，前清光緒的變法，何嘗不是要改造法制；而光緒變法的時候，康有為一派，則更欲利用暴力，壓迫西太后。然我們不以康有為為革命黨，而僅稱之為改良派，這是有如何原因呢？

我們一說到革命，就可聯想及法國的大革命。在法國革命尚未發生以前，已有種種的改良，而塔哥(Turgot)所計畫的改良，更與革命所欲實現的，沒有甚麼差別。然一方是改良，他方是革命，這是有如何原因呢？就是因為塔哥乃假藉國王和貴族的勢力，以



改造法制，反之，革命派則欲利用有產階級的勢力，打倒國王和貴族，而後再改造法制。所以改良同革命的區別，不在於要不要改造法制，乃在於有沒有一種新階級，出來奪取政權。詳細說一下，改造法制，若是由從前的支配階級執行，則不問其改造，是否出於該支配階級的自由意志，或由於被支配階級的強迫，都是改良。反之，一個階級，本來是站在被支配的地位，其後竟能奪取政權，又能利用政權，改造法制，則為革命。

這樣看來，改良同革命，都是努力於法制的改造，沒有甚麼區別。不過利用舊支配階級的勢力，改造法制，無論如何進行，總不能顛覆舊支配階級的支配，因此法制雖然改造了，然其改造，亦不過量的改造，而不是質的改造。反之，革命則欲打倒舊支配階級的支配，用新支配階級的勢力，改造法制，所以這個時候的改造，不但是量的改造，而且是質的改造。改良同革命的目的，雖然都在於改造法制，但他們的改造，又有澈底同不澈底的區別，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世界的歷史，可以看做革命的歷史，若用科學的方法，把一切革命，分類一下，則

可歸納爲三種：第一是民族革命。第二是政治革命。第三是社會革命。

民族革命，是一個民族，受了他民族的支配。換句話說：支配階級是一個民族，被支配階級，又是別一個民族。這個被支配階級的民族，起來革命，打倒支配階級的他民族，而建設民族獨立的國家。比方朱元璋的滅元，洪秀全的起義，都可以看做民族革命。不過現代的民族革命，乃發生於帝國主義者和殖民地之間。他們兩者的關係，不但是政治的支配，而且有經濟的榨取。由這經濟的榨取的結果，帝國主義者的民族，遂處於有產階級的地位，殖民地的弱小民族遂處於無產階級的地位。所以殖民地的弱小民族，要作民族革命，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就不能不打倒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的資本主義，而帶有社會革命的性質。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已詳論於第五章第四節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之中，現在不必再贅。

政治革命，是由支配階級的變更，而變更法律上的制度。詳細說，以前掌握政權的支配階級，爲被支配階級所打倒，而成爲被支配階級；以前的被支配階級，奪取政權，而成爲支配階級；由這政權的移轉，又變更了法律上的制度。比方十八世紀的法

國革命，是由有產階級，打破貴族的支配，而建設市民的民主主義，所以可算是政治革命最顯著的例。這個革命，是歷史上所常見的事，又爲一般人所共知，我們可以不必再提。

社會革命，是由支配階級的變更，而變更經濟的根本組織。換句話說，就是舊經濟組織的破壞，和新經濟組織的成立。但政治革命，多少總帶有社會革命的色彩，因爲支配階級，既然變更，則各階級的生活關係，亦必應此而變更。比方法國革命，由有產階級，打破貴族的專制，而樹立市民的民主主義，立論，則爲政治革命；若由有產階級變更封建的經濟組織，而建設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立論，則爲社會革命。但世人總不以法國革命爲社會革命，是因爲如何原因呢？原來自有史以來，一直到了現在，經濟組織，都是以私有權制度爲基礎，在各種私有權制度之中，資本家的私有權，又爲最完全的私有權，所以革命必須變更私有權爲公有權，而後才配稱爲社會革命。法國革命雖然把封建的私有權，變爲資本家的私有權，然對於私有權本身，則未曾稍加變更，所以不能稱爲社會革命。

社會革命，既是經濟組織的變更，然一種經濟組織，成立了之後，一定有一部分的人們，享受這個經濟組織的利益；享受這個經濟組織的利益的人們，常是經濟上的擄取階級，而又是政治上的支配階級。擄取階級，每利用政治上的權力，以維持他們自己的經濟的地位，所以被擄取階級，不是先由政治革命着手，自登於支配者的地位，絕對不能澈底變更經濟組織，以改良自己的經濟境遇。所以社會革命，雖然與政治革命不同，但社會革命，又必以政治革命為前驅。（註一）

不過政治革命，既是政權的移轉，所以從他的性質說，大概是採激烈的，急進的手段。反之，社會革命，則為舊經濟組織的破壞，和新經濟組織的成立，所以他的過程，應隨自然的條件，漸次發展，不能突然的使其變動，更不能用人為的暴力，促其造成。舊經濟組織，在其時代的使命，尙未完成的時候，人為的暴力，無法可以破壞，新經濟組織，在他成立的條件，還沒有具備的時候，人為的暴力，無法可以建設。舊經濟組織的破壞，和新經濟組織的建設——社會革命，是長時期歷史發展的產物，不是激烈而急進的變動。有了這個關係，所以社會革命，雖以政治革命為前驅，但政治革命成功了之

後，未必就可實現社會革命。詳細說一下，新經濟組織的條件，若已具備在舊經濟組織之內，則被擗取階級，可用政治革命，把舊經濟組織，改變為新經濟組織；反之，新經濟組織的條件，若未具備在舊經濟組織之內，則被擗取階級，雖然成功了政治革命，然亦不能把舊經濟組織，改變為新經濟組織。（註二）

但是新經濟組織的條件，是甚麼呢？若就民生主義的經濟組織而言，則為資本的集中，生產方法的社會化，和階級意識的發達。這些條件，不是突然發生的，不是從空掉下的，乃是隨着資本主義的發達，而漸次具備。因為資本主義愈發達，則資本愈集中，分工愈厲害，而被擗取階級，亦因聚在一處工作，而發生了共通的意識。這個時候，不但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的資本，移歸公有，容易實行；而且一件貨物，既然是由多數人分工生產，則各人對於貨物，都沒有人的關係，而容易把牠作為共有物。此外則因社會革命，是被擗取階級的職務，現在被擗取階級，既然發生了階級意識，自然能夠出來負擔這個責任。

這樣看來，社會革命的發生，是有一定時期的。時期尚早的社會革命，一定失敗，

其前驅的政治革命，縱使成功，亦不過是政治革命的成功，至於經濟組織，則絕對不能更動。好像奴隸制度的條件，若尚存在，則奴隸反叛，一定失敗，縱令成功，而奴隸制度，亦必不能廢止，不過以前的奴隸，變為自由民，以前的自由民，變為奴隸。同樣資本主義的條件，若尚存在，則被榨取階級，雖然起來革命，至多亦不過把以前的有產階級，變為無產階級，以前的無產階級，變為有產階級。至於資本主義本身，則仍在新階級支配之下，徐徐發展罷了。

(註一)參看第三章(四)節之註

(註二)總理說：「用革命手段，解決政治問題，在俄國可算是完全成功。但是說到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在俄國還不能說是成功。俄國近日改變一種新經濟政策，還是在試驗之中，由此便知純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決經濟問題」。(民生主義第二講)

## (二) 社會革命的步驟

現代的革命，尤其是社會革命，不是一舉就可成功的。如前所述，社會革命，是由

支配階級的變更，而變更經濟的根本組織。不消說支配階級的變更，就是向來掌握政權的支配階級，爲被支配階級所打倒，而成爲被支配階級；以前的被支配階級，奪取政權，而成爲支配階級。所以社會革命，是由被支配階級，奪取政權，而後再用政權的強制，變更經濟的根本組織。這個過程，須有一定的步驟，就是最初須準備如何奪取政權，其次實行奪取政權，最後當利用政權，而謀如何變更經濟組織。所以社會革命的步驟，可以分做三期：第一是準備期。第二是鬥爭期。第三是建設期。（註一）

在準備期時代，社會仍是有產階級的社會，一切經濟和政治的機關，都在有產階級的勢力之下，這個情形，已經可使被搾取階級，喪失革命的決心了。而且革命是不得已的行爲，一經開始，即當一直幹下去，絕對不許半途中止。所以被搾取階級，在未實行革命以前，無妨充分準備；否則不但沒有成功的希望，且可使社會陷入過度的混亂之中，由退步而滅亡。但是準備要如何才可呢？我們以爲；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之下，只可利用有產階級所容許的自由，一面宣傳主義，同時組織會黨，使數百萬大衆，都站在同一戰線之上。（註二）原來社會革命，是大衆的業務，不是一二英雄的業務，大衆若不援助

，社會革命一定不會成功。要使大衆援助，除用宣傳，使大衆理解社會革命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宣傳有了相當的成績，大衆自可結合起來，成爲一個力量。

有了相當的準備，自然可以開始鬥爭。鬥爭期的工作，可以分做二種：一是奪取政權，一是鎮壓反革命。（註三）因爲社會革命的目的，在於變更經濟組織，而促進社會的進化，但是要變更經濟的組織，須有政治上的地位和力量，沒有政權，作變更經濟組織的力量，無論主義如何正當，政策如何確實，經濟組織，決不會因口頭的主義，由紙上的政策而變更。所以要變更經濟組織，其先決的條件，就要奪取政權。何以奪取了政權之後，尚須鎮壓反革命呢？因爲有產階級的勢力，深根固蒂，埋在社會內部，所以政府雖已顛覆，而有產階級在社會上，仍可保存相當的勢力。他們既然保存了相當的勢力，自然想死灰復燃，用種種的方法，來破壞革命。這個反革命的力量，若不澈底鎮壓，則革命雖可一時成功，終久亦必失敗。被奪取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又須鎮壓反革命，就是因爲這個緣故。

鬥爭期經過了之後，就當開始建設，不過鬥爭和建設，本來不能截然劃分，而當同



時進行。就是奪取了政權之後，一方面可著手於建設，同時又可鎮壓反革命。但是建設不是容易的事，由資本主義而推移到民生主義，他的過程，可以分做三期：第一是過渡期，第二是半成期，第三是完成期。革命民衆在過渡期中，須獨裁政權，而集中一切資本于國家，（註四）盡力謀生產力的發展。一切資本，既歸國有，則在經濟上，已沒有榨取和被榨取的區別。換句話說：階級本身已經消滅，所以到了最後，革命民衆的獨裁，就可消滅階級的區別，而使社會組織，更進一步，入於半成期。

半成期同完成期的區別，在於前者是實現社會主義，後者是實現共產主義。原來民生主義乃包括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言。（註五）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又是前後腳接的。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預準時期，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完成時期，兩者不同的地方，在生產上，社會主義的原則，是「不勞動者不得食」，而共產主義的原則，乃是「各盡所能」。在分配上，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各取所值」，而共產主義的原則，却是「各取所需」。何以經濟組織要經過社會主義，而後才進入共產主義呢？因為人類數千年來，在經濟生活上，完全受利己心的支配，現在要想無視利己心，而躍入共產主義，是絕

對不可能的事，所以只有漸次進行，不以慾望做分配的標準，而以工作做分配的標準。詳細說：勞動所生的結果，除去種種費用之外，所餘的，則由公共機關，按照各人所作的勞動量，還給各人。在這種制度之下，各人所得貨物的分量，和他所作勞動的分量之間，是有一定的關係，所以「多勞動者多所得，不勞動者不得食。」這確實是預防怠惰而獎勵勤懇的一種好方法。不過各人的能力和境遇，不能相同，因為能力的不同，所以生產力有多有少，因為境遇的不同，所以生活費有大有小，現在無視境遇，而惟以能力做標準，則無能力的人和有能力的人之間，又可發生經濟的不平等的現象。所以社會主義不是民生主義的終極目的，乃是民生主義的過渡辦法。此外，各人既然由勞動的分量，而得到一定的權利，則須有一種組織力，保護他們，所以國家亦有存在的必要。

不過社會主義經過了相當時期之後，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可減少工作的時間，而增加工錢的收入。所以人人都有餘閑，致力於精神的修養，而變更其性質，由是經濟組織，又更進一步，而入於民生主義的完成期。換句話說，就是實現共產主義。這個時候，是

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做經濟生活的原則。就是貨物的分配，不以勞動為標準，乃以慾望做標準，不問人的才能如何，勤惰如何，只要他們有了這個慾望，社會就給以滿足這個慾望的貨物。所以這只能在貨物豐富，人性善良的時候，才能夠實行。如果不然，則慾望無限，貨物有限，從而爭奪的現象，又將發生了。所以總理說：「共產主義，本為社會主義之上乘。然今日一般國民道德之程度，未能達於極端。盡其所能，以求所需者，尚居少數；任取所需，而未嘗稍盡所能者，隨在皆是。於是盡所能者，其所盡未必充分之能，而取所需者，其所取恐又為過量之需矣。」不過在社會主義的時代，人性已經變更，而貨物又因生產力的發展，可以天天豐富起來。所以雖更進一步，而實行共產主義，亦非不可能的事。各人既然能夠依照自己的能力而勞動，又能夠依照自己的慾望而消費，則社會上沒有強制的事，從而國家也沒有存在的必要，而歸於消滅。

（註一）總理分革命進行的時期，為軍政，訓政和憲政三期，軍政時期，是從事於鬥爭；訓政時期，是從事於過渡的建設；憲政時期，是從事於完成的建設。由這點看起來，好像總理的革命步驟，只分鬥爭與建設二

期。但是總理在其所著中國革命史中，曾討論革命的運動，說道：「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趨於一主義

之下，以同致力，於是有立黨；求舉國之人民，共喻此主義，以身體而力行之，於是有宣傳，「所以總理除鬥爭期與建設期之外，亦曾闢一準備期，以謀立黨與宣傳的工作。」

(註二)總理對於立黨的利益曾說道：「乙酉以後，余所持革命主義能相喻者，不過親友數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惟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雖時代湮遠，幾於數典忘祖，然苟與之言，猶較縉紳爲易入，故余先從聯絡會黨入手。甲午以後，赴檀島美洲，糾合華僑，創立興中會，此爲以革主義立黨之始。然同志猶不過數十人耳。迄於庚子，以同志之努力，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始併合於興中會，會員稍稍衆。然士林中人爲數猶寥寥焉。庚子以後，滿洲之昏弱，日益暴露，外患日益亟，士夫憂時感憤負笈於歐美日本者日衆，而內地變法自強之潮流，亦遂澎湃而不可遏。於是士林中人，昔以革命爲大逆無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知動念矣。及乎乙巳，余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余於是藉揭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爲號召，而中國同盟會於以成。及重至日本東京，則留學生之加盟者，除甘肅一省未有留學生外，十七省皆與焉。自是以後，中國同盟會遂爲中國革命之中樞，分設支部於外國各處，尤以美洲及南洋爲盛，而國內各省，亦由會員分往，祕密組織機關部。於是同盟會之會員，凡學界工界商界軍人政客會黨，無不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各致其力。迄於辛亥，無形之心力且勿論，會員爲主義而流之血，殆遍灑於神州矣。」對於宣傳的利益又說道：「余於乙未舉事廣州，不幸而敗。後數年始命陳少白創中國報於香港以鼓吹革命。庚子以

後，革命宣傳驟盛，東京則有戴元成沈虬齋張溥泉等發起國民報。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藉報以主張革命。鄒容之革命軍，章太炎之駁康有爲書，尤爲一時傳誦。同時國內外出版物爲革命之鼓吹者，指不勝屈。人心士氣，於以不變。及同盟會成立，命胡漢民汪精衛陳天華等撰述民報。章太炎既出獄，復延入焉。民報成立，一方爲同盟會之喉舌，以宣傳正義，一方則力闢當時保皇黨勸告開明專制要求立憲之謬說，使革命主義，如日中天。由是各處支部，以同一目的，發生雜誌日報書籍，且以小冊祕密輸送於內地，以傳播思想。學校之內，市肆之間，爭相傳寫，清廷雖有嚴禁，末如之何。中國革命史

總理極注重宣傳，所以他說：「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宣傳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又說：「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不是現在廣東少數的國民黨員，可以做得成功的；必要應用羣力，請全國人都同心協力去做，那才容易成功。要全國人都同我們去做，便要他們明白我們做事的主義。如果不然，他們不但同我們去做，并且還要反對我們。」（以上革命成功，全賴宣傳主義）又說：「……是要諸君注重宣傳，叫本黨以外的人，都明白本黨的主義，歡迎本黨的主義；然後本黨施行主義，便無阻力，便無反抗」。又說：「革命的方法，有軍事的奮鬥，有宣傳的奮鬥。軍事的奮鬥，推翻不良的政府，趕走一般軍閥官僚；宣傳的奮鬥，是改變不良的社會，感化人羣。」（以上黨員不可存心做官）

（註三）建國大綱第六條說：「在軍政時期……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就是這個工作。總理極注重

破壞，所以他說：「革命是破壞的事業，好比拆房子一樣。我們在相同的地方，想改造一所新房子，便不得不把舊房子拆去；想建設一個新國家，便不得不把舊國家破壞」。(三民主義爲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又說：「夫一班人以爲革命黨人，只知破壞，不知建設，此大誤也。就吾黨觀之，祇見其急於建設，不能待破壞之完成，所以無用舊物，尙多留置，未經破壞」。(救中國之急務)至於鎮壓反革命，則更注意，他說：「此輩反革命派，卽舊官僚，一方參加革命黨，一方反破壞革命黨，故把革命事業弄壞。……

俄國有個革命同志，曾對我言，謂中國反革命派之聰明本事，俄國反革命派，實望塵莫及。俄之反革命派，爲官僚與智識階級，當革命黨發難時，均相率逃諸外國，故俄國革命黨能成功。而中國的反革命派，聰明絕頂，不僅不逃避，反來加入，卒至破壞革命事業，而革命黨人，流離轉徙，幾至消滅」。(中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

(註四)建國大綱第一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對內政策第三條第二項，第十四條，第十五條所規定的就是要集中一切資本於國家，

(註五)總理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民生主義第一講)又說：「所以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全上第二講)

### (三) 如何集中一切資本於國家

革命民衆，在過渡期中，要集中一切資本於國家，盡量謀生產力的發展。這個集中的過程，是用如何方法呢？詳細說：是用漸進的方法麼？抑用突然的方法麼？是用買收的方法麼？抑用沒收的方法麼？

先就第一問題說：我們固然相信，社會革命，是隨歷史的進行，漸次發展，不能突然的，使其變動，更不能用人爲的暴力，促其造成。但這是說，舊經濟組織，在其時代的使命，尙未完成的時候，人爲的暴力，無法可以破壞。新經濟組織，在他成立的條件，還沒有具備的時候，人爲的暴力，無法可以建設。不是說，舊經濟組織的破壞，和新經濟組織的建設，已經到了相當時期，還要漸漸轉移，不許馬上實行。原來社會革命，是同嬰兒的出生相似。嬰兒由授精，而至於出生，要在母體之內，懷胎十月，他的成熟，是漸進的。當他尙未成熟以前，絕對不能脫離母體，若用人爲的暴力，強其脫離母體，不但嬰兒不能生存，而且母體，也必受了損傷。然既已成熟之後，則必突然的用「出

生」的行爲，脫離母體，而開始新作用；不過新作用，雖已開始，而新作用的完成，還要漸次進行。簡單說：嬰兒由授精而至於出生，他的成熟，是漸進的。到了成熟之後，他的出生，是突然的，然由出生而至於長成，又是漸進的。同樣，新經濟組織的條件，須在舊經濟組織內，漸次成熟，當他尙未成熟的時候，絕對不能用人爲的暴力，強其產生。然既已成熟之後，則必突然的用革命的行爲，破壞舊經濟組織，而開始自己的新生命。不過新生命雖已開始，而新生命的完成，又是積漸而成。所以大工廠的成立，雖是長時期歷史發展的產物，然社會革命當一舉而將大工廠，由私有移爲公有，絕對不許今年收一部爲公有，明年收他部爲公有。不過收歸公有之後，要想改造不愉快的勞動，而爲愉快的勞動，又只能漸次進行罷了。

次就第二問題說：在資本極度集中的國家，固然可用沒收的方法，否則非用買收不可。買收的時候，國家可給與該所有主，以相當的公債票；對這公債票，再用極高的稅率，徵收所得稅和遺產稅，以促成其崩壞。這個崩壞的過程，自然不是三四年內所能成功，須跨數代之久，方能完成。惟其如是，人類的性質，才能夠隨環境的漸次變更，而



## 漸次變更。

極高的累進稅率，何以不直接加於資本家的財產，而間接加於資本家的所有的公債票呢？這是有二種理由。第一，要使生產能夠繼續發展。原來社會的繁榮，須以貨財的豐富為前提，就是貨財不但要繼續生產，而且要繼續增加，而後社會才能夠進步。在資本家的財產，倘採產業形式的時候，若課以過高的累進稅，一定害及生產的發展；反之，若課以低微的累進稅，又不能達到社會化的目的。但買收了之後，則資本家的財產，已變成獨立的公債票，所以雖用累進稅極端壓迫，也不至影響到產業本身。第二，要使累進稅容易實行。原來稅率愈高，則脫稅行為，愈厲害，然資本家的財產，若變成了公債票的形式，則雖今日所不能清查的財產，亦可一目瞭然，容易判別。所以這個時候，雖課以最高度的累進稅，也不至發生脫稅行為。

有人說：買賣是雙方行為，政府要買收各種的產業，若資本家不願意被買收，又怎麼辦呢！我們知道：在所有權神聖的今日，政府也常用「徵收」(Expropriation)的方法，奪取人民的所有權，則在社會主義實行的時代，政府用「買收」的方法，奪取資本家

的財產，更有甚麼方法，不便利用。何況這個時候，國家尚有一種極巧妙的手段，使資本家願意被買收呢！原來現在勞動者，所以賣其勞動力於資本家，乃是因為受了飢餓的壓迫，所以國家若能保障勞動者的生存權，（就是勞動者失業的時候，國家給以一定生活費）則勞動者已無資本家的必要。然資本家沒有勞動者，則不能繼續營業，所以勞資雙方鬥爭的時候，資本家一定失敗。這個時候，資本家如果再能知道負擔營業的危險，則他一定不想繼續營業，而願意賣給國家了。

## 第七章 政黨

### (一) 政黨尤其是革命黨與階級的關係

階級的存在，乃是不可掩蔽的事實。社會上既然有了階級，政黨是不是要把階級做基礎呢？要解決這個問題，第一要研究政黨成立的原因，第二要看各階級有沒有階級的意識。原來「政是衆人的事，治的管理，管理衆人的事，便是政治。」（註二）政治既是管理衆人的事，所以對於衆人，有很大的利害關係。不過衆人在社會上，往往因為地位的不同，而有自己特殊的利害關係；由這自己特殊的利害關係，遂生出自己特殊的政治見解，於是抱同一政治見解的人們，遂組織了團體。這個團體，便是政黨。所以政黨是抱同一政治見解的人們所組織的團體。換句話說，就是有同一利害關係的人們，所組織的團體。

但是利害關係的同不同，又由甚麼東西來決定呢？人類都有生存的慾望，「古今人

類的努力，都是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註二)所以某一個問題，能夠解決自己生存問題的，自己就認為有利，他一個問題，不能解決自己生存問題的，自己就認為有害。不過人類的生存方法，是由各階級而不同。詳細說，屬於同一階級的人們，因為他們的生存方法相同，所以他們的利害關係，可以一致；不屬於同一階級的人們，因為他們的生存方法不同，所以他們的利害關係，不能一致。這樣看來，利害關係的同不同，是由階級的同不同，做標準了。政黨是抱同一政治見解的人們所組織的團體，政治見解的同不同，是由利害關係的同不同而定，利害關係的同不同，是由階級的同不同而定，所以用三段論法推論下去，政黨自然是由同一階級的人們所組織的團體了。再切實的說，政黨是同一階級的人們，要伸張自己的利益，而組織的團體。

政黨既然是同一階級的人們所組織的團體，何以有些時候，某一個階級，乃不能組織政黨，同時，某一個政黨，又常常代表多數的階級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就不能不看各個階級有沒有階級意識了。何以呢？一個階級，沒有自己的階級意識，則這個階級絕對不明瞭自己階級的利害關係，既然不明瞭自己階級的利害關係，何能組織政黨，謀伸

與自己階級的利益？所以這個時候，除了有階級意識的階級，組織政黨之外，別的階級絕對不能組織政黨。不過組織政黨的那個階級，若有別個強有力的政黨，同他競爭，則他爲增大自己的勢力打算，尙可代表其他沒有階級意識的階級的利益，——自然這兩個階級，須有相對的利害連帶關係——而呈出包括多階級的現象。反之，若使社會上一切階級，都沒有階級意識，則任何政黨，都不能組織出來；就是能夠組織出來，也不過同漢代的東林黨，唐代的牛李黨一樣，並不是現代式的政黨。

政黨在原則上，要代表單一階級的利益。然而這不能應用於一切革命黨。尤不能應用於植民地和半植民地的革命黨。過去的革命黨多數都是政治革命黨，就是政治上的支配階級，壓迫被支配階級的一般民衆，一般民衆抱了反感，遂組織政黨，用革命的手段，去改革政制。所以這個時候，被革命的，雖是單一的支配階級；而革命的，則是複雜的被支配階級——一般民衆。換句話說，一切被支配階級，因爲要打倒共同的敵人，乃聯合戰線，向共同敵人進攻。然共同敵人打倒了之後，這個代表一切被壓迫民衆的政黨，往往不久便會發生分化作用，變成數黨。例如美國在獨立以前，國內一切階級都聯合

戰線，向共同敵人的英國進攻，然獨立以後，便分裂為代表商工業階級的共和黨，和代表地主階級的民主黨。法國在革命以前，國內一切階級，亦能聯合戰線，向共同敵人的貴族進攻，然革命以後，便分裂為代表有產階級的吉倫特黨 (*Girondins*) 和代表無產階級的雅各賓黨 (*Jacobins*)。這樣看來，縱是過去的革命黨，若是只要達成革命的目的，自然不能不聯合戰線，成為多階級的黨；反之，若要保存黨的生命，則非代表單一階級的利益不可。

但是時勢是進行的，社會是變遷的。在資本主義尚未十分發達的時候，因為社會上的階階，尙未完全分化；換句話說，社會上的階級，尙不能個個都有階級意識，所以一個革命黨，無妨以多階級為基礎。到了資本主義發達的時候，一面個個階級，都有階級的意識，同時社會上的階級，也愈趨於單純化，所以這個時候的革命黨，尤其是以社會革命為目的的革命黨，不是代表單一階級的利益不行。不然，則得了政權之後，一定要感到種種困難。詳細說，如果政策，是注重在無產階級的利益，則有產階級，一定出來反對；反之，政策若注重在有產階級的利益，則無產階級一定出來反對，由是他的政策

不能不變為溫和的社會政策。然社會政策，是有一定限界的，就是在資本主義的原則之下，給與勞動者以些許的利益，使他們不至反抗，並不是根本推翻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一方面無產階級要求根本推翻資本主義，同時有產階級高喊資本主義萬歲的口號，則包括這二個階級的政黨，何能不由糾紛而分裂，由分裂而崩壞呢？

(註一)民權主義第一講

(註二)民權主義第一講

## (二) 多數黨政治與一黨專政(註)

普通的政治學者，一說到政黨，就聯想及英美式的政黨政治。英美式的政黨政治，是甚麼呢？是多數黨的政治，就是社會上有許多的政黨，無論那一個政黨，只要他能夠在議會內，有絕對多數的議席，就可出來組織政府，而實行自己的政綱。所以政黨的鬥爭，常表現為議席的爭奪，換句話說，各政黨在選舉議員的時候，常競爭使自己的黨員當選。這種多數黨政治，一般學者都認為憲政的常軌，因為議會的基礎，是置在民衆上

面的，民衆的意思，是在選舉的時候，表現出來，所以能夠在議會內，有大多數議席的政黨，一定他的政綱，合於大多數民衆的要求，從而這個政黨，出來組織政府，則政府的行政，一定能夠得到大多數民衆的援助。然時過境遷，到了下次選舉的時候，萬一政府黨失敗，在野黨獲勝，那末，就可表一般民衆，已不滿意政府黨，而歡迎在野黨了，所以政府黨便當掛冠下野，讓在野黨出來組織政府。有了這個關係，所以多數黨政治，不但在政治上，可以發生新陳代謝的作用，一個政黨，不至因爲久握政權，而流於腐化；而且各政黨一定因爲要奪取民心，而施行合於民意的政治。

這種論調，固然可以辯護多數黨政治。但是我們能夠容納麼？我們若解剖現代政治的實質，就可知道事實與理想，大不相同。何以呢？第一他們以爲：議會的基礎是置在民衆上面的，所以政黨能夠在議會內，有大多數的議席，一定他的政綱，合於大多數民衆的要求。其實，議會的基礎，雖然置在民衆上面，然并不是置在一般大眾上面，乃是置在小部分有產階級上面。原來在現代政治之下，一切行政，都給政黨所包辦，民衆參政的機會，乃在選舉一瞬間，然各國對於選舉，又有種種規定，可以剝奪勞動者的選舉



權。一般勞動階級既然沒有選舉權，則政黨在議會內所代表的民衆意思，也不過有產階級的意思罷了。第二，就是假定選舉權的規定，對於一般大衆，無所偏私，然一般大衆，能夠在選舉的時候，把自己的意思表示出來麼？我們雖然不說，現在政治是金權政治，有金錢的人，可以買收，可以運動。若單就政黨和選舉的關係說起來，也可以知道，今日各國選舉，在名義上，雖然說是公意，其實，完全爲政黨——資本家所包辦。就是政黨先在他的黨部之內，開一個預選會，指定候選人，人民到選舉場時，惟就這些已經指定的候選人中，擇定一人或數人而選舉之。用這樣的選舉方法，何能選出大衆所喜歡的人們。第三，多數黨政治，必以國內只有二黨對立爲前提，因爲國內如果有二黨的對立，則必有一黨，能夠在議會內，獲得絕對多數的議席，所以出來組織政府，可從自己的意思，實行自己的政綱，而不至受人掣肘。反之，國內若有三個以上的政黨，則任何政黨，都不容易在議會內，獲得絕對多數的議席，既然沒有一個政黨，能夠獲得絕對多數的議席，則一黨包辦的政府，便變成數黨聯合而成的政府。由是政府的基礎，不能穩固，而政府的行政方針，也要採取協妥的形式了。

英美式的政黨政治，既然不滿人意，由是遂產生獨裁的思想。不過現在的獨裁，不是個人的獨裁，乃是政黨的獨裁，就是國內只有一個政黨，獨攬政權，不許別的政黨存在。在這種政治之下，只惟黨員才有參政的權利，據我們經驗所示，一黨專政，在二種場合之下，實有必要，第一場合，是一般民衆沒有政治的興趣和能力。因為國內若有兩個以的政黨，則兩黨的鬥爭，應須取決於民衆，現在民衆既然沒有政治的興趣和能力，則鬥爭必脫離民衆的輿論，而變成武力的解決。所以這個時候，只可有一黨專政，用黨的權力，訓練民衆，養成他們政治的趣味和能力。第二場合是革命。因為革命是先有破壞，而後才有建設的，在破壞的時候，由軍事上的必要，固然必須集中一切權力，而後才能夠奪取政權。就是奪取了政權，而開始建設的時候，也應該爲着反革命的勢力，尙未完全消滅，而當禁止別黨的活動。不然，則反革命又有機會可乘，出來破壞革命了。

（註一）總理是反對多數黨政治，而主張一黨專政的，可參看第二章（四）節

## （二） 普通政黨在政治上的作用

政黨是民主政治的產物。民主政治的是非真偽，現在姑且不說，若單就其本來目的而言，則欲實現民意的政治。就是把政治交給大眾公評，由多數人的議決，而確定其可否實行。在這種政制之下，自然可以發生政黨出來。因為民主政治，既然是把政治交給大眾公評，然大眾各有自己特殊的利害關係，利害關係相同的人，互相結合，利害關係不同的人，互相排斥，各立黨派，爭求政治上的權利，這是勢所必然的。若更進一步觀之，則民主政治，須有政黨的援助，而後才能夠運用起來，沒有政黨，民主政治不過虛有其名。何以呢？民主政治，是多數公決的政治，而其實行的方法，則為議會，在這個政治形式之下，政黨乃有三種作用。

第一，對於選舉民的作用，政黨須有民衆的後援，選出多數的議員，而後才能夠奪取政權。政黨要得民衆的後援，選出多數的議員，必須確定自己的政綱政策，提示民衆，求民衆的承認。由是民衆在政治上的見解，遂由政黨統一起來。若使沒有政黨，則民衆所要求的，是甚麼，所反對的，是甚麼，絕對沒有方法，可以付度。政綱政策提示了之後，政黨又推薦候選人，求民衆投票。這個推薦的方法，固然可以制限民衆的自由意

志，但是沒有推薦，則民衆的投票，一定分散，而不集中，弄到結果，必致任何一人不能得到法定的票數而當選。這樣看來，有了政黨，而後民衆的政見，才能統一，民衆的投票，才有力量，所以政黨對於民主政治，是有很大作用的。

第二，對於議會的作用，民主政治，是多數公決的政治，一切法案，必由議員數名提出，經議員多數通過，才能夠成爲法律。這些提出和通過法案的議員，不是預先對於政治，有共同的了解，不但議論百出，一無所成，而且提案一事，也不容易實現。政黨就是準備提案及表決的一種團體，所以沒有政黨，則多數決政治，是無從實現的。

第三，對於政府的關係，政府黨要維持政府的存在，在野黨要監督政府的行爲，由是在政治上，遂有牽制的作用，不至流於腐化或惡化，并且民主政治，常表現爲議院內閣制，議院內閣制，常表現爲政黨內閣制。就是在議院內，有大多數議席的政黨，可以出來組織內閣，而實行自己的政策。所以政黨對於內閣的行爲，有連帶的責任。政黨若欲維持其政權，必須推舉賢良的黨員，出來組織內閣，不然，內閣不滿人望，勢必影響到下期的選舉，而致政黨本身，永久得不到政權。

這樣看來，政黨和民主政治，是有密切關係的。沒有民主政治，不能產生政黨，沒有政黨，不能運用民主政治。不過要用政黨，以運用民主政治，又可令民主政治，發生矛盾的現象。何以呢？民主政治，是多數決的政治，而政黨，則採領袖主義，黨首的見解，每可拘束全部的黨員。這是很明白地有背民主政治的本意。就是政黨對於一切問題，都是取決於黨員，然政黨亦常因為戰略上的必要，用黨的決議，束縛黨員的行動。今試假定：國內有二個政黨，甲黨是多數黨，代表十分七的國民；乙黨是少數黨，代表十分三的國民。現在有一種重要問題發生，兩黨都開黨員總會，議決對付的方法，議決之後，甲黨有七分之四贊成，七分之三反對，乙黨則全部反對，由是遂由議決的作用，甲黨全部黨員，都取贊成的態度，乙黨全部黨員，都取反對的態度。所以這個問題，如果提出於議院，當以七（甲黨全部）與三（乙黨全部）的比例，而至通過。七與三的比例，固然合於多數決的理想，然若檢查其內容，則贊成者僅有十分之四（甲黨中只有七分四之贊成）而反對者却有十分之六，（甲黨中有七分之三反對，乙黨則全部反對，共計十分之六）。這不是與民主政治相反麼？民主政治須有政黨的援助，而後才能夠運用起來，

而政黨又破壞民主政治的理想，這確實是民主政治的自己矛盾。

#### (四) 革命黨的任務

革命黨的使命和工作，要隨着革命進展的程度，隨時變更。從革命運動的醞釀，到革命運動的成功的長過程之中，應着客觀的事實，可以分做許多階段。每個階段，各有各的特質，因之，每個階段，各有各的主要工作。但是最重要的階段，應該以奪取政權做標準來區別。就是如前章所言，最初要準備奪取政權，其次當實行奪取政權，最後當利用政權而謀變更法制。所以革命黨的工作，也隨着這三個階段而變更其性質。就是革命黨在準備期中，須用宣傳的方法，喚醒民衆，并統一各種複雜的思想；在鬥爭期中，須擾亂社會秩序，乘機奪取政權，并鎮壓反革命的勢力；在建設期中，須鞏固政權，并按照預定的計畫，致力於建設的事業。革命黨要達成這三個使命，更須注意下列三點。

第一，革命黨在鬥爭當中，須站在被壓迫民衆的前頭，指導被壓迫民衆。原來軍隊在交戰的時候，要想得到勝利，須有富於經驗的司令部，同樣，民衆在鬥爭的時候，要

想奪取政權，也須有司令部的必要。這個司令部，便是政黨。沒有政黨的民衆。好像沒有司令部，軍隊一樣，不過政黨雖是民衆的指導者，然並不是超然於民衆之外，乃是民衆的一部，而存在於民衆之中。有了這個關係，一面在民衆之中，可以分出黨員與非黨員區別，同時政黨的基礎，又可置在民衆上面，而與民衆相結合，終則可用幹部的力量，以指導黨員，用黨員。力量以指導民衆。所以不但政黨不至變成工會農會，以致有訓練的黨員，爲無訓練的民衆所同化，失去指導者的力量，而且可以得到民衆的後援，而有一定的權威。

第二，在革命進展的時候，革命的任務，極其複雜，須從外界事情的變更，時或領導民衆進攻，時或領導民衆退守，并用種種方法，養成民衆有鬥爭精神和組織的能力。革命黨要達成這個目的，不是本身先有嚴密的組織和似鐵的紀律不可。所以黨內不許再有小組織，任何黨員，都要絕對服從黨的決議。但是服從并不排斥論爭，反而論爭却是服從的前提。因爲黨員服從黨議，不是盲目的服從，必須先有確實的信念，而後才有堅決的服從。所以最初不妨討論，不妨辯駁，使個個黨員，都能了解。不過決議之後

，則須絕對服從，不許再有貳言罷了。

第三，革命黨不單是民衆的組織機關，而且是民衆的最高組織機關。革命民衆，除了政黨之外，尙有其他各種組織，如工會農會商民協會等。這些組織在特定事情之下，對於革命民衆是必要的。因爲革命民衆如果沒有這種組織，不但不能在鬥爭舞台之上應付各種各色的鬥爭，而且不能訓練革命民衆的本身，而養成其實力。但是這些雜碎的組織，若是沒有統一的意志，指導牠們，使牠們有同一的方針，取同一的步驟；那末，必由混亂而離散，由離散而喪失力量。革命黨是革命民衆的指導者，而又是革命民衆的組織體，自然可用自己的經驗和權威，統一切組織，而領導牠們。由是各種組織，遂變成革命黨的別動隊了。這個時候，革命黨當派有力的黨員，加入各種組織之中，而後各種組織才能夠漸次與革命黨接近，而受革命黨的指導，所謂「黨團」的作用，就在於此。

總括說一下，革命黨在革命進行的當中，是最高的指導團體，所以在主義上，須有理論的根據，在戰略上，須有一定的步驟，在組織上，須有似鐵的紀律，而後才能夠在激烈的鬥爭中，得到最後的勝利。



# 社會科學常識叢刊

◀ 全 套 十 二 冊 定 價 三 元 七 角 ▶

政治之基礎知識	薩孟武著	定價三角
帝國主義之基礎知識	馬哲民著	定價三角
社會主義之基礎知識	熊得山著	定價三角
社會之基礎知識	李鳴鶴著	定價三角
法律學之基礎知識	陶希聖著	定價三角
國際政治之基礎知識	樊仲雲著	定價四角
國家論之基礎知識	鄧初民著	定價三角
革命論之基礎知識	陶希聖著	定價三角
財政學之基礎知識	薩孟武著	定價三角
社會問題之基礎知識	施伏量著	定價四角
經濟理論之基礎知識	周佛海著	定價六角
政黨論之基礎知識	樊仲雲著	定價三角

上海 南京 新生命書局發行 北平 武昌